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橘山四六卷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六

宋李廷忠撰

明孫雲翼注

賀費樞密

字史嘉泰二年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光奉制函參持機柄歐陽集賜程戢用關西之孔子坐

收無敵之勲

楊震傳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北史薛道衡字玄

卿專精好學河南裴璫稱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見薛公矣使信謝滕王集序啓濟北
顏回闕見江左之夷吾出佐中興之運師言清穆國勢

尊榮

余日華賀邵太常啓並昭賢業允穆師言

恭惟某官識際天人器周文

武馬長卿之名雋既近炳江漢之靈

左思蜀都賦江漢炳靈世載其英班固通

幽賦氏中葉之炳靈北史柳遐字子昇幼奇邁謝舉嘉之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陳讜賀李司業啓天地間氣

炳靈葛武侯之奇才有長驅河洛之志

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大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及軍退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吳大鴻臚張儼論亮曰孔明

起巴蜀之地踰一州之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李詩長策掃河洛杜詩長驅河洛昏

培風而輕萬里

莊子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排雲而上九關

韓詩排雲

直道寓於記言批敕之間清議行乎訟禮題

才之際

曹褒傳謗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曾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裴顏讓吏部尚書

表臣少無鑒察之譽長無題才之功山濤傳濤所奏甄狀人物各為題目吳志李肅甄奇錄異薦拔後進題目

品藻曲有條貫號為得才約古今而成一家之史侍朝夕以讀九丘

之書

熊克啓妙學淹貫通九丘八索之書雄文渾成全三光五嶽之氣

疊組清華列紳

歆豔何見過於時若此蓋不負所學致然方正道湮微

公乃懸玉衡而為鑑

杜詩金鐘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

逮流俗波靡

公能端砥柱而不移在國人皆曰賢

宋葉少蘊避暑錄話云前輩作四六

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

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沅爭以用經句為工於是相與衰次排比以待用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宜天子恨見晚置諸左右可以填天下

杜周傳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宜徵

置左右以填天下

用是正直可以尊朝廷爰出贊書進參宥命

今莫病乎兵驕將懦何以擊強所可恃者君明臣忠自

能服遠圖回四海

荀子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注曰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

掌上端委一堂

端委禮衣也左傳劉定公曰弁冕端委以治民又秦伯端委以持周禮又晏平

仲端委而立於虎門之外國語晉侯端委入武宮又董安于曰端委以隨宰臣晉謝琨傳端委朝堂使百寮任

職臣不嚴號令以張軍國之容司馬法軍容不入國文選其軍容不犯總

方略以制邊陲之變召信臣傳有方畧薛宣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趙充國傳圖上方

略霍去病傳顧方略何有壓難折衝之勢無驚邊忤士

之憂四子譜德論驚邊忤士屢犯芻蕘以第一魁而運天樞足裨廟算

春秋運斗樞第一天樞第一使宅百揆而熙帝載行副巖

瞻尚書有能脩眉熙某仰泰山之崔巍說文崔大高也巍亦作鬼爾雅

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司馬甘泮水之寂寞李

韓文公行狀公為祭酒生徒喜顧三年推擠之不去忽

曰公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諸公薦譽之沓來俾脫冗階進登翹館一聞除目十倍

懽宗雖文為下科曾預聖門之題品幸師居大位尤令

博士之依歸

孔先傳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

或怨之其公如此

崔躍惟深

莊子鴻蒙方將附解崔躍而游

魚傳弗敏

賀淮西趙運使

自注子固按宋淮西路轉運使治在廬州

伏審寓筆蓬山乘輅淮水間雄二路威名備宅於為連

臺按四司禮樂載華於臨遣觀風如舊建令維新恭惟

某官六學宗儒

翟方進傳身為儒宗致位宰相劉向傳仲舒為世儒宗

三朝名彥

道尊師氏仰北斗以摠衣

禮記摠衣趨隅疏漢時受學有摠衣前請之法王式傳摠

衣升堂頌禮甚恭王安石詩摠衣最出諸生後倒履嘗傾廣座中洪适落望傾學者仰北斗之垂光名滿寰區

軋魁星而齊色

文屈遠人對南金而斂衽

大唐新語張文成以詞學知名凡七應舉

四參選皆登甲科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大官令馬仙童陷默噉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噉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又馮定雅擅文章新羅國傳定黑水碑畫鶴記西番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其名聿來傳戎狄如此張良傳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

中召即簡上知凡西南半屬於部封實惟

字缺二

去左右

十周於歲筦尚以郎潛

筦通作管亦作琯古者琯以玉所謂玉律也說文管如簾六孔

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張衡傳尉龐督而郎
潛分連三葉而邁武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
蒼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
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
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帝感其言擢為會
稽都尉劉禹錫詩顧予久郎潛宋周輝清波雜志紹興
間某自郎遷鄉久次以啓授秦丞相有郎久潛於
省闕卿尚少於朝班秦雖極稱賞終不克入從 蓋富

貴利達未嘗入其心故進退出處無不當於義當宁熟

英規之久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禮記天子當宁而立

起家聯使組之華

劉敞

傳以病免官起家後為安定屬中郎尉揚雄傳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決獄幾何錢穀

幾何帝其深念大夫皆曰國人皆曰賢者優為想吏民

素習於教條

循吏傳以興化條注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互見第一卷

甫旬

月已騰於課最登國富刑清之道攬轡肅然在朝尊德

進之時賜環近矣倚隆大任式究遠圖某桑梓孤生

詩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

藻芹冷次見平日楷模之所及實他時節制

之焉依除目一放懽悰十倍自憐末客恐莫陪梁苑之

游

文選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甘酒命賓客召鄉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

儻記故人

尚可借蘇天之庇

賀韓運使除戶部郎中淮西總領

峻陟民曹肅供軍饌列星炳煥出聯使節於二星一路

澄清就總貨權於六路

宋紹興中設四總領淮西總領治建康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所

隸

部封寢廣號令宗新恭惟某官蓄德淵洪受材瓌異

蚤覺羽翰之健匪緣肺腑之私

王荅傳伏自惟念得託肺腑戴胄傳胄與我非

肺腑

世有文名蓋皇甫李翱之不及

韓愈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

效之遂不

及遠甚家傳相業皆姚崇宋璟所未為

唐宰相世系表韓氏宰相

四人宋韓絳韓縝兄弟拜相世稱桐樹韓家魏公儀公亦是父子宰相

籍甚一門聞於四

海爰自簡知於當宁謂宜控制於上流治課獨優寵章

狎至原頭六轡遠帶蘭香江口千屯坐看栗腐足貌虎

有餘之食

尚書如虎如貔說文貔豹屬詩獻其貔皮爾雅貔白狐一名執夷陸璣云似虎一云似熊

遼東人謂之白熊

本馬牛已試之規

木牛流馬

臺治不移國威斯暢

里閭盛事未須誇畫錦之榮

魏志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卿本州可謂

衣錦畫行矣唐張士貴虢州人唐初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畫行耳歐陽公畫錦堂記其豐功

威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劉禹錫詩朝服歸來畫錦榮宗之問詩衣錦畫還

鄉朝野公言行且趣介圭之覲某初無邊績幸竊隣光

十行喜聽於詔除一障遂歸於節制搖旌徒切引履莫

遑瞻卽位於太微之間班行負暉

暉亦作隔說文章也薛宣傳西州隔絕

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莊蔭為多

公羊傳隱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鄭侯許

男曹伯盟于洮王人者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翟方進傳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

其為欣愉未容敷究

回巢縣魏知縣

巢縣本古南巢地春秋舒邑漢為居巢隋為襄安唐屬廬州宋置無

為州
改屬

祇奉宸綸榮紆宰紱

紆音迂說文誣也一曰紫也重一周平園詩聊紆墨綬奉安輿

雷之寄固宜得於名流

漢光武紀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象于雷易

屯卦初九利建侯入曰震驚百里
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
妙五雲之書遽先加

於冷署過勤謙抑倍切兢慙恭惟某官地望穹崇天資

踔越

踔卓立也孔光傳踔絕之能韓文公集序汙瀾卓踔唐書贊卓越之姿

治行著矣有

聲宣帝之中興

魏相傳朝廷知弱翁治行丙吉傳贊宣帝中興丙魏有聲

風烈挺然

是似鄭公之遺直

魏徵傳謬之議論挺挺有祖風烈柳芳稱徵為三代遺直

優入崇

臺之幕復從大府之羅顧何施而不宜信所居之可紀

薛宣傳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奏課欲觀於三異提封來領於一同閭

里交驩山川改色聊煩撫字起忠信邑之絃歌即命登

庸傳政事堂之衣鉢

大唐新語舊制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

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曰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

省至今以

為故事 某宦塗並落學圃就荒猥以積憂之餘得夫

思樂之所顧小人何其多幸

穰侯傳天幸為多矣文選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又適

茲多

有君子與之同寮

韓文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韓昌黎松竹之林

行依美蔭魯僖公芹藻之地與有榮光

回廬江韓主簿

廬江本漢龍舒原隸廬州宋置無為軍改屬

封侯萬戶未若識韓荊州

唐李白與韓朝宗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顧

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人之景慕一至于此洪
适啓體號五雲屢枉鳴謙之誨侯封萬戶未降快覩之

心讀書十年不如詣習主簿晉陽秋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于星下問

國祚長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詣

主簿習鑿齒曰今受旨自我乞為標揭棺木問其故曰
賜絹令僕自殺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子知星宿有不驗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
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溫溫笑曰君二十年看儒書不

如一詣習主簿也久聞斯語今見其人恭惟其官才譽有孚德

履無愧七葉之相門必大文選七葉重光又七葉珥漢貂三階之帝傳

方尊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

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安是謂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之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在蛟龍得雲雨之時其進孰禦後魏楊大眼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

謂蛟龍得雨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杜詩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天以鸞鳳棲枳

棘之野所取獨廉想紈綺之習盡除漢書敘傳班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

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注紈素也綺細絨也並貴戚子弟之服文選弱冠王孫紈紵公子又珥蟬冕而襲紈

士綺之豈簿書之塵足累聊樹佳政式基遠圖誰謂君臣

相遇之難又見父子並為之美楊萬里送羅主簿詩惟君有子人擢桂父子仇

香仍其問學不裕

尚書好問則裕

功名甚疎鳴絃於積憂之餘

濫巾乎思樂之所顧小人何其多幸有君子與之同僚
殷勤雙鯉之書惠然寄意寥落三鱸之席行矣分光懷
荷之私面見以罄

回王主簿

誦少陵歸田之詩顧廣文之何用

杜詩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生蒼苔

又名高萬作河南同官之記惟主簿之可稱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

記于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于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滎陽鄭公于陸渾主簿則得相國天水趙公

於登封主簿則得吏部尚書吳郡顧公

公方鼎來僕將解去尚有一日交

驩之適

陸賈傳君何不交驩太尉

少慰十年景仰之勤

野客叢書山谷云俞清老

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晉魏間所謂景莊景儉等

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于晉魏也東漢劉愷傳曰愷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

其來尚矣東坡作孫巨源景疏樓詩云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亦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哉恭

惟某官王潤金相

文選玉質金相晉書文苑傳金相玉潤林薈川冲將美前修岳裕來葉藩

尼皇太子釋奠頌鋪以金聲光以玉潤駉宿王啓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熏桂馥

虎文鳳

采

蜀志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詳見前

出江左風流之裔卓卓有聞

王

儉為國子祭酒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任昉三槐文集序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李棲通王總領陪江左風流之後代不乏人襄陽耆舊之家世濟其美負洛

陽年少之才軒軒獨步

賈誼傳洛陽之人年少初脫穎學文選賈生洛陽之才子

而出操刀是能正應上絕乎雲霓胡乃下棲於枳棘曳

長裾者皆其後難竝俊遊

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仇覽傳今日太學曳長

裾飛名譽者皆主簿後耳詳見第一卷

使束帶而立於朝佇揚遠業其拙

無與比患在好為諸生皆得以椰揄

說文椰揄手相笑也東觀漢紀光武

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市中人皆大笑舉手椰揄之

要人或為之推挽

宋顏延之子竣既貴

重權傾一朝凡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謂竣曰我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女左傳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輓之欲無入得乎韓選坑雖脫韓詩不脫吏文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選坑雖脫部選可見偶與奇劉後村啓幸脫選坑來為壯邑潛數啓桂殿夢回二十二年而選坑未脫桃源路絕幾千萬里而宦海何遲戴象麓啓三年兵火之憂煎頭驚荒徑猶存天選三

半白

孤宦選坑之泪沒眼孰回青

荒徑猶存

天選三

松菊猶存將及瓜而亟歸辱行李之未至

宋馬永御嬾真子亳州祁家極收本

朝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真書尺有云行李鼎來蓋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魯僖公之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魯襄公之八年鄭及楚平晉責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行字從山下人人下子作

李後人乃轉作李也一个行李謂一介行使今人以行李為隨行之物失之遠矣方勺泊宅編世言行李出左氏杜預注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余以為史記臧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理法一篇顏師古注曰理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政故其書曰理法則理與李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然則理亦治也今以行為不可李名裝何千里見似人而喜聊得同寅十部勝從事之賢先勤慰問報音不敏慚色為多

回無為黃縣尉

勸矣客遊偶屬西州之道院優哉吏隱喜逢東野之詩

人詩優哉游哉汝南先賢傳郭儀史隱于蟻陂之陽杜

時期尊酒以細論杜詩何時一尊荷素書之遠饋游楊

過厚季布傳使僕游楊藏去為榮陳遵傳性善書與人

之榮執持有飛走之懼段成式勝捧讀增藏去恭惟某官韻字冲融褚淵碑文

喜怒不才資清劭劭高也法言公儀董仲舒之才之出

良治良弓之後家學有傳在朝衣朝冠之中賢聲已著

梅子真不妨於蕭散梅福傳福字子真為郎文學補南

令傳以為仙杜少陵休歎於淒涼杜詩不作河西雖

歲月之少淹實功名之自始不免捶楚威行草野之區

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楚荆也宋彭乘墨客揮犀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

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慙勸一語

不中治鞭捶滿身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即解印章步

入雲霄之路陳後山詩簿領三年久雲霄一步趨其未能植已何以芸人

久懷飯不足之憂杜詩廣文先生飯不足忽思芹可采之樂詩思樂泮

水薄采其芹及期往戍有德為隣老將不俟其敢犯灞陵之

禁李廣傳廣老數奇又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俟又廣嘗從人夜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訶止廣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孺子可教尚須傳圯上之編張良傳良

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取履良取履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篇

書曰讀是則為帝王師後十三年報謝之私敷陳罔既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也

回樊縣尉

自注思科

特拜帝恩初供尉事隱吏逢梅福足知臭味之同杜詩

逢梅福冷官獨廣文幸託聲光之未恭惟某官卓爾大雅

允矣老成詩允矣君子羅列宿于胸中李賀詩二十八宿羅

中蔡間啓羅星斗於胸中吹噓倒三江於筆下杜詩詞源倒流

萬象掃雲煙於筆下黼黻八紘

三峽水

方豹隱南山之久韜養愈豐

列女傳陶詹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並富

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

今夫子不修德而家並厚禍且至矣

逮龍翔宛水之初

躋攀獨後

寧國府本漢宛陵宋乾道元年以孝宗潛藩升宣州為府文選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又鳳

鳴朝陽龍翔景雲

雖負少年之雅望終知大器之難量聊宣障

塞之威

漢舊儀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要息兵池之警

龔遂傳海瀕遐遠不需王

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河西趨走問賢者

亦樂乎

杜詩不作河西尉又老夫怕趨走

海北來歸見公等何晚也某

久焉慕誼忽此同寅何期十部之最賢先及諸侯之下
客顧竊吹以無補欲歸耕而未能苔滿石田空負少陵
之句

杜詩石田茅屋生蒼苔

月搖金瀨尚陪東野之游

謝商知府薦舉

橫經無補

後漢董春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張

于湖集橫經師囑

衰字有榮

春秋穀梁傳序一字之衰寵踰華衰之贈

蓋先生自此

而升欲親傳於衣鉢

鄭公顯啓情文契濶愧小子不知裁之詔札喧傳知先生自此升矣

以孺子或為可教遂曲置於門牆不由請謁之私是謂

特達之遇且泮林之官雖冷而繡溪之地最靈

繡溪在廬江縣

西五十里發源馬槽山下西日映之紋如錦繡東流入江宋王之道詩畫橋雕檻接招提新有幽人倚繡溪十頃淨明天上下兩

凡魯繫馬而小留

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皆

已攀鱗而直上若昔之皇華使者與今之道院主人將

復開桃李之新畦

唐狄仁傑為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材武后卒用為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敞

暉等數十人悉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牆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隋崔頤答豫章王書門有將相

宜樹桃李謝朓詩桃李成蹊徑

宜不忘芹藻之舊署然必有遠學足以

淵源多士

漢成帝詔儒林之官四海淵源

高文足以鼓吹一時

晉書孫綽傳綽

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履踐久而行純議論博而識

遠以是結知於當路乃能繼踵於前芳苟非其人恐孤

此道如某者伶俜寒影伶俜亦作玲玕行不正也文選

影高伶俜劉琨啓腫無堪玲玕寡與蹠蹠鈍踦蹠音潘說大蹠蹠行無

一足踦蹠而行天選故蹠蹠於孤韻又蹠蹠礫礫李端

上張長史書婆娑娑塵垢之下蹠蹠藩籬之間踦隻也蹠

隻不耦也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蹠少嘗策筆研之勲晚未得詩書之

力白樂天詩一生不得文章力千莖白髮摧殘憂患之林杜詩數莖

得一寸丹心踦踦功名之會踦踦失道又困頓也杜詩

踦踦無縱鱗又白髮千莖

雪丹心一寸灰謂轍環侯國而孟軻猶或見沮故裾曳王門而

鄉生有不屑為自分困窮胡顏詭遇聊欲絃歌以資三

徑晉書陶潛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遂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從學館以誨諸生韓文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訓之點勘遺言豕

亥之訛莫辯韓詩丹鉛事點勘家語卜商反衛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

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掇拾小技以子夏為聖張鷟集亥之與豕涇渭莫分

蟲篆之巧何為杜詩文章一小技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具眼相逢高情特異既不待躍金之自獻莊子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曰我且為鏤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李詩為金好踴躍

賞音本一話言之交契

王荆公詩忍向時人覓賞音駱賓王詩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

親

勇於公舉雖十錐力以莫移

中山靖王傳朋黨執虎十夫撓錐注撓曲也

人為驚嗟已知僥倖茲蓋伏遇某官中流砥柱清秋玉

衡德隆道尊直欲輕萬戶侯而不顧仁豐義熟猶且慮

一介士之或遺凡異時吐握之宏模皆今日激揚之雅

意張溫造之羅於幕下脫毛遂之穎於囊中曾是虛庸

亦歸料理品題數語

李白與韓朝宗書天下以足下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

題便作

溫飽一生

宋魏泰東軒筆錄王沂公魯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

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某敢不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魯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持白壁之素脩

左雄傳虞詡薦雄疏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

曰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報黃金之重諾

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方秋崖陪戴刺史之

所未能者

二天秋踰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溪
竊有志焉謹步趨於夫子之後塵充其幼學受教令於

文翁之便坐服以終身

謝王漕薦舉

白注既得照牒而公被召

立談取白璧之雙已知無分

虞卿傳躡蹻擔簦說趙孝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

璧一雙再見爵上卿黨銅傳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重諾勝黃金之百豈

是虛聲

李詩片辭貴白璧重諾輕黃金王勃集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

蓋將藉此為登龍之榮庶幾來者繼成蠅之誤

歷代名畫記曹

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時稱吳八絕王維詩屏風誤點

惑孫郎按畫蠅事甚新撫言云進士褚載投贊于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啟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

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褒過其實愧積於中竊以空函則前人已有用之者矣

山川出雲降雨幾徧

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樓臺近水得月翻遲

宋范文正公知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未為收錄獻蓋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薦之

平生自拙於干求而造化何私於施與剡章欲上召節

已臨要令萬物之皆春須公顯用豈以匹夫之未澤為

我留行然而登匠石之門者寧有棄材

韓詩大匠無棄材尋丈容有施

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杜牧之詩常思掄遇伯樂而羣材以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

鳴者以其知己

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聲聞於天若出一紙恍從於天墜日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休詩但負劉弘一紙寸根頓解於地寒賤姓名不必上書韓詩如天落雲錦

聞妙言語已能借重雖沒吾齒不孤此身如某技能甚

疎問學不裕少年場上脩名所立者幾何

白樂天詩還似今朝歌酒

席白頭翁入少年場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多難叢中銳氣已銷其

大半遮眼之青衫久敝折腰之紅粟屢空

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宜置散以授閒誰肯哀窮而悼屈且韓公之書三上

韓文

書再上而志不得道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

與孔子之轍四馳在昔賢固樂

於求伸柰吾道每難於見售是宜寒素袖手而退聽敢

與權貴鼓臂以爭先何期賞音亦到冷署謂在勞頗久

於趨事故臨分不忍於棄捐自視缺然詎宜得此茲蓋

伏遇某官軒軒國士

韓信傳國士無雙注為國家之奇士

廩廩吏師惠露

仁風徧兩淮之草木

文選仁風飄十之雄惠露灑二天集仁風飄十里之雄惠露灑二天

之清水明鏡照四海之衣冠

韓安國傳草木遇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以形

寬假以盡其才延訪而接以禮一經題品十倍光

輝要使久枯之轍更生

莊子車轍之中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豈有升斗之水而能

活哉駱賓王集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杜詩餘波期救涸

已絕之絃再續

博物志漢武帝

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
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
張絃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
西使乃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
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
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杜牧詩天外
鳳凰誰得髓何致茲庸瑣瑣細也小也漢書錯辱在褻
人解合續弦膠

升某敢不恪守素修勉規來效馬不進也並加在後之

鞭

莊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在後者而鞭之

人焉度哉尚答知心之遇

又謝王漕保舉充文華科

褒字垂前拔於常調需章繼上置在華科

易雲上於天需說文需須

也還同跨鶴以纏腰

太平廣記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騎鶴上界或

願多貨財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之願也

豈特舍魚而取掌

張協

七命封熊之掌

榮哉一遇疊此二恩竊以士類之重輕由乎文

章之高下況雄之言博洽道或未醇

劉向傳贊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

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韓愈傳贊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純寧不信然

游夏之

學淵源辭猶莫措

董仲舒傳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文辭

有可共者至於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矧自世變日下習俗波瀾爭出

所長以自鳴求適於用者蓋寡錦心繡口或失浮夸

李翰

林別集序白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耶柳大駢四僂六錦心

繡口玉聿瓊栢寧無玷缺聿玉爵也夏曰琰商曰聿周曰爵唐劉肅大唐新語徐堅問張

說曰今之後進文辭孰賢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元之文如豐肌膩體雖

穢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寔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栢玉聿雖繁然可觀

而多有如二陸二班之濟美晉書陸雲傳雲六歲能屬

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文選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與四友四傑之

齊名唐駱賓王善屬文與盧照隣楊炯王勃文辭齊名

雍羊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又唐渾厚者要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亦稱文章四友

是實才銜露者終非遠器雖各出一家之機軸

北史祖瑩以大

學見重嘗謂人曰文章湏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終不逃大匠之權

衡自惟何人辱在茲選如某者性非語上質本枵中矯

矯自傷窮更疑於有鬼

韓昌黎送窮文矯亢亢惡圓喜方又凡此五鬼為吾五患

恂恂如鄙老祗歎於不侯

李廣傳李將軍恂恂如鄙人不能出辭又廣與望氣者

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

耶撫言唐溫造天啓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源表述其淹屈曰蛾眉見妬明妃為去國之人後臂自傷李廣

乃不侯徒以平生種積之勤尚有當世樹立之志咬哇

不韻

咬音巢淫聲又哀切聲莊子笑者咬者生音蛙說文詔聲也揚子多哇則鄭哇淫鄭之聲也大遜吐

咬哇

則發皓齒又咬哇朝哲又咸池不齊度

於鼃

咬柳文咬哇不入里耳注咬哇豔聲也

韻會

說文骨端集也從骨九徐曰九曲也一曰骹骹

屈曲

也枚乘傳其文骹骹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注骹古

禿字

骹音被猶言屈曲也從九者誤細素雜記永叔代

王狀

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枚臯屬文徒自

成于

骹

骹

縱禿千毫閱剡藤而可弔

先禿

兎千毫王羲之傳贊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

筋韓昌黎

毛穎傳中山君老而禿又僧智永退筆如山

剡縣名

在會稽唐舒元與作弔剡溪藤文

言世之

錯為文者皆天閱剡藤之流也

漫奇

一字覆

醬韻以遺譏

楊雄傳劉棻從雄學作奇字又劉歆謂雄曰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吾恐後人用覆轍也

深憂類學之胥漸豈謂華臺之過聽既許

歲負之貢

蔡邕傳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玉海紹興二年復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

舉三更加題目之褒

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號山公啓事

雖齒角

之予不可以兩全

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

而

璧顙之廢由斯而竝起

柳文起廢序今茲是川起廢者二焉東祠璧浮圖中廐病顙之

駒璧浮圖有師道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偃偃無所師遂相與出璧浮圖以為師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麗無異技枵然大耳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無以為乘廐人或曰病顙駒大而不麗可秣飾焉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軟病風鼻知臚香腹滋儒學口盈

憲章包古流今進退齊良然而一廢
不復曾不若璧足涎顧之猶有遭也遭逢異甚報稱缺

然茲蓋伏遇某官義薄秋雲

杜詩高義薄秋雲
文選高義薄雲天

量涵滄

海謙光接物皆上公吐握之宏模誠意推賢見使者澄

清之雅志秉許郭之鑒而照者遠

後漢郭泰字林宗許
劭字子將咸有知人

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之鑒
晉書桓彝傳彝性通朗有人倫識鑒校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
抱時人方之許郭梁湘東王表識非許郭無知人
之鑒江總讓吏部尚書表東京許郭西晉裴王張溫

石之羅而拔其尤謂欲報君莫如得士雖已拜日邊之

詔且下收灰冷之蹤

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為獄吏
田甲所辱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

然則溺之隋魯本詩叔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駱賓王詩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李詩寒灰重煖坐陽春方干詩死灰到底翻騰焰元稹詩餘光照死灰羅隱詩宣室夜闌如有問可能全忘未然灰又心寒已分灰無焰

某敢不食藥忘甘

說文藥黃木也或作藥薛逢書飲冰勵操食藥苦心白樂天集飲冰復食

藥東坡詩十年冰藥戰膏梁溫庭筠洛水藥自居膏梁不染

指松示信

文選銜恩遇進款誠懷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以旌信

將益勤於封殖

殖培壅也左傳夫殖殖也又敢不封殖

匪徒

事於雕鐫銘藏有味之言過於始望

左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

豈非天乎文選銜恩非望始又始願力不及又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韓文相見京師過願之始溫庭筠謝絕干相公啓榮非始圖事過初望佩服不欺之字期以終身

開見錄宋質內翰以狀元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為守謁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敢忘

謝時漕薦舉

濫竽分教初乏好音

詩翩彼飛鵲集於汴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

柳文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深

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者本亦為寒峻之地

峻說文農夫詩田峻至喜詩詰云周禮無田峻之職益六遂中鄰里

鄧鄭縣遂之長高者為大夫卑者為士通稱為田

一日

峻益農田之俊也史鄭薰舉引寒峻士類多之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薦七士宣王曰寡人聞千里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公羊傳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文選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人

千載美談斯爲稱首數月而致二生僅見河陽之清舉顧此風蕭

瑟之已久

韻會蕭瑟風貌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今文選哲匠感蕭晨注秋晨蕭瑟又蕭瑟今

草木搖落而變衰杜詩蕭瑟唐虞遠

乃今日邂逅而相同慨然公道之行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園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羶雖冷褰袞甚榮自顧非賢曷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實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粥粥無能

粥粥卑謙

貌禮記粥粥若無能也漢書禮
樂志粥粥音送注粥粥敬懼貌
千卷撐腸不救饑寒之

辱

盧仝詩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東坡詩平生五千卷
不救一字饑陳諫啓千卷撐腸寧有異書之未見十

行一目聊資

十年塌翼空驚憂悴之餘

文選寄無頭塌
翼莫所憑恃柳

長者之洽聞

文選足塌翼杜詩十年猶塌翼又林下有塌
翼李商隱啟起塌翼於衝風活枯鱗於涸轍徒嬰跼勃

率以自行

嬰跼亦作蹢跼行不進貌廣韻跛行貌博雅
嬰嬰往來貌跼通作散李夫人傳賦何跼跼

其來遲平原君傳有雙者嬰散行汲率別作屑勃屑行
貌司馬相如傳嬰跼勃率上全堤謂行於叢薄之間也

率蘇

蓋歷落欽欽之可笑

桓翼傳翼字茂倫少孤貧雖
輒孤處之晏如早獲名雅為

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
倫盛衰歷落可笑人也

齋孤身而來客

會其財齋廣韻

將也爾雅將資也韓詩余
惟慙書生孤身無所齋
起病足以為師五有技而易

窮徒慕寒芹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堅木之難攻

莊子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第專

據古以守經不解干名而采譽
終軍傳干名
雖厚祿故

人之書斷
杜詩厚祿故人書斷
屬皇華使者之眼高貧

亦何憂鮑叔蓋知我者
列子管仲曰吾始與鮑叔賈分
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
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

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子
善如可錄魏子其舉汝乎
左傳

生我者父母又見說苑
欽定四庫全書

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未晉叔向適鄭鄭驪蔑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罷者而往堂下一言而善叔向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
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可以已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俄驚一紙之飛騰果慰衆人之祈望不特借先容於根

柢鄒陽傳素無根柢之容

便令脫滯迹於泥塗

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振

板泥塗杜詩一辱泥塗遂晚收

此地相遭非天孰相茲蓋伏遇某官推

仁與物以義取人

魏子事詳上文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

義矣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為

搢紳第一流

史記儒林傳搢紳先生之徒劉賓客集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好品題

最下士雷掀百蟄極鳥翔魚泳以蒙恩

元稹詩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

翔露浥千葩覺李徑桃蹊之動色

大逕桃李成蹊徑唐詩桃李年雖故

又桃蹊柳徑盡荒涼自是東閣相王之事業

班固傳東平王蒼以至咸為車騎將軍輔

政開東閣以延英雄

見於西州刺部之光華謂學宮固勸善之方

而郡博乃投閒之職苟上官不為之盼睐雖賤夫亦得

以揶揄遂以虛庸歸於料理某敢不蓄畬聖訓

易不耕穫不菑

畬說文菑不耕田也毛詩正義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郭璞云今江東呼

欽定四庫全書

稿山四六

五

初耕地反草為蓄蓋田一歲始反草二歲漸禾和三歲則已成田而尚新也韓詩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

佩服更箴階浮雲翼迅風信有資於巨力

揚雄傳獨不見夫翠糾絳

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迅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懽膠葛騰九閔

援青松

指白水誓不替於素脩勉效馳驅少酬知遇

再謝時漕薦舉

宦游不遂殆如喪馬之翁

司馬相如傳長卿父宦游不遂而困淮南子塞上之人其

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非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

以跋故父子相保東軒筆錄魯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
布論市易事被黜公有東別之畧曰塞翁失馬今未足
悲楚相斷蛇後必為公議復行竟作登龍之客雖得之
福王荆公歎愛不已

失之交驚於前日而屈也伸也遂決於此時初匪入謀

恍如天墜竊以投閒置散固窮博士之分宜激濁揚清

乃明使者之已任

唐詔勅善瘴
惡激濁揚清

才不才豈逃於所見用

不用亦繫乎所遭在昔文學之官皆隸軺車之察暴勝

之斯能禮士朱子元乃不愛儒

朱博傳博字子元博尤
不愛儒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
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法以從事耳亡

素諸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知曼倩非庸人特致延

迎之敬

傳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勝之知不謂贛遂雖耆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

老猶嫌拜起之遲

朱博傳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特出教主薄贛老

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故援之則在雲霄之高而抑之則

有泥塗之辱

東方朔傳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重泉之下

信特達知心之

難遇宜孤寒喪志之實多又况薄俗胥漸競風滋熾有

力者負舟而走

莊子藏山于澤藏舟于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

無因則按劍而疑

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駱賓王啓左右為客鉅金有
階於端木無因而至按劍致懼於連城
幸而宗工

王荆

公詩宗工

尊我名教回狂瀾於既倒起死灰於復然置

四海瞻

在選中出於望外如某者拙無與比兄不見治生理惟
在破書資身安有奇策職三遷而再免已漸涉知命之

年

潘岳閒居賦僕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
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

有遇抑亦拙
者之效也

說二字而萬言似不蒙稽古之力奇窮特

甚辛苦奚為益左右游談之不先故分寸躋攀而莫上

韓詩躋攀分寸不可
上失勢一落萬大強

甘心退聽絕意龍榮采芹藻以茹

饑濯滄浪而寄興敢輕餘子碌碌而不數但羨諸公衮

衮以昏登

孫逢吉啓視碌碌餘子之輩顧非其儔聞衮衮諸公之登何有於我

晚有榮逢

春回冷署賦梅花而投繡使豈慮下沈

劉賓客集宋廣平之沈下寮蘇

公味道為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閭人之目是則英賢可外文字猶用片言借說于先達之口藉其勢而後能驥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左太冲詩英俊沈下寮詠相子而獻金

門何妨後熟

杜甫柑園詩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雖孤身覺行路之多

險

杜詩不涉太行險誰知行路難

而造化若持衡之適平不忍棄捐終

歸料理茲益伏遇某官際天識遠命世才高

劉向傳聖人不出其

間必有命世者焉文選信以儒雅飾吏而有醞藉之風
皆命世之材抱將相之具

以古義決獄而多平反之惠

兒寬傳張湯以寬為奏獄
緣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

矧庠序為教化之所本而詩書與法律以何殊故能宗

主斯文訓獎後學臯陶淑問一時而並著

詩淑問如臯
陶在泮獻囚

夫子遺志千載而後伸此皆我公經國之宏模

高帝紀
規模宏

遠見於今日薦賢之雅志遂令孱瑣獲與埏陶

荀子陶
人埏埴

而生

某敢不祇佩前規益鞭後乘幸有青雲之可附庶

立脩名豈容白璧之不為徒徼後福誓堅此志特答所

知

橘山四六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七

宋 李廷忠 撰

明 孫雲翼 注

謝王樞使薦舉

三鱣地冷幸依通德之門

鄭玄傳玄好學日夜討論未嘗倦怠學徒相尋數百人相

國孔融深器之曰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迺鄭康成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

高車特置一鄉曰鄭公鄉號其門曰通德門

一鶚天高誤入翹材之閣顧小

器因人而後重而洪鈞與物以何私屈者見伸

易尺蠖之屈以

求伸也喜而知懼竊以一國之望四海所歸以尊崇鄉校

為先以鑒拔人才為急後難居上

李商隱上范尚書啓末至居右既乏相如

之譽後來在上終與汲黯之嗟

遠不間親

左傳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

此大臣公以持心故寒士悅於知己

史記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悅已者容

歷觀今昔之見遇率由貴賤之兩忘攜手以上者

叔向取其片言徒步而過者定國與之鈞禮

于定國傳定國為人

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

或小識坐間之異或大

推跨下之奇

淮陰侯傳淮陰市中少年侮信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蒲伏又

滕公奇其言言于上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朱邑傳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初不緣勢

利以相求又豈有媒介之為助

馬援傳無左右為容之介

茲事久廢

我公復興閱入於閒暇之中取士於廉退之域自非瓌

穎

蜀志揚文藻見瓌穎

曷稱品題如某者懦質自持寒根寡與

王潘

傳孤根獨立朝無黨援李處全啓薄宦數奇孤踪寡與

三已而三無愠空驚憂廢

之餘四問而四不知可笑庸虛之甚身飄飄而負愧時

亶亶以過中

宋玉九辯時亶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注亶亶行貌過中謂漸暮也

既不

能飾固陋之心以取容復未免折淒涼之腰而逐食第

薄言依藻芹之水敢妄意登桃李之塲

山谷詩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

塲

客有薦雄文始置在十科之列生廼與噲伍猶未離

七選之階塞上之馬屢得而屢亡夢中之蝶孰非而孰

是

莊子昔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

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李詩莊周夢蝴蝶蝶為莊周一體自變化萬事良悠悠蓋薄命自爾不

偶

霍去病傳諸宿將多留落不偶

宣化工於我獨慳辱在喬木之邦曲

為小草之地

張湯傳不能為地蒞夫傳獨不為李將軍地乎李梅亭啓小草之有遠志但欲深根

老茅之為荻神難欺精鑒

陋阿買之不識字亦許纏紅

韓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

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山谷詩誠堪塔阿巽買紅纒酒缸

憐廣文之久到官僅

能破白

杜詩廣文到官舍晉阮籍能為青白眼過所憎則待以白眼遇所喜則破白為青鄭雪巖啓經

年風雨誰憐泮茆之清一日春風忽破瘦梅之白李梅亭啓心感恩於破白面抱愧而發紅戴象麓啓榮甚初官之破白恍如再第之取青出濶翻之薦口韓詩挈攜阮維口濶翻

舌翻濶濶卷齊城韓詩幾欲犯顏出薦口

起陸沈之滯蹤雖十夫不得以撓

推信百金難比於重諾茲蓋伏遇某官棟梁王室冠冕

儒流

文選濯纓登朝冠冕當世

思天下之溺天下之饑志存康濟蘊

賢人之德賢人之業已益謙虛

易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

方宸姥之至濃

姥亦作菴說文顧也樊噲傳諸呂姥屬博雅好也韓詩揖我謂

我姥

乃巖瞻之久鬱退安家食

易不家食

坐軫國憂謝傳之

卧東山將復為蒼生而起潞公之居洛水豈徒從耆老

之游

宋彭乘墨客揮犀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

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

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

有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宋葛立方韻語

陽秋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

黃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已楚建中王令言王拱辰張尚

張盡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

所謂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聞盛事并

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等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之又作同甲會潞公所謂云云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招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游河東半是清朝解紱

激揚頽風訓獎下輩要使羣木皆歸匠石之圃

人是也

韓文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圃而長於伯樂之廐也又大木為系細木為桷榑榱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功也百藥俱萃醫師之門

韓文王札丹砂赤箭青芝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李梅亭啓難壅也承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杖鼠肝乎蟲臂乎斯固一朝膺宅揆之求四顧免乏材之歎遂令任化鑪之運

一朝膺宅揆之求四顧免乏材之歎遂令

頑頓

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亡恥者亦多歸漢注頑頓謂無廉隅

亦預褒升某敢不

躬佩斯言力耕所學從茲生理有黃閣老之可憑

杜詩生理

只憑黃閣老又

動詢黃閣老

何以酬恩惟丹石心之不改

呂氏春秋石可破也

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文選既東丹石心寧流素絲涕

再謝王樞使薦舉

東書千里遠投居魯之大臣

韓詩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東書六一居士詩去年東

書來上國

褒袞一言猥及游梁之倦客

司馬相如傳因病免客游梁又長卿故倦

游

恃特達知心之有素顧遲回竢命之何辭信是洪鈞

終無棄物竊以士類每難於遇合世情尤易於變遷操

瑟齋門至三年而不售

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標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

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藏舟楚壑驚半夜之遽移服之無數者

未有如武公緇衣之宜

詩為締為綌服之無數又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禮記於

緇衣見好賢之至

言之必踐者又安得李布黃金之諾上靡存

於定力下習成於競風

文選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又奔競之塗有自來矣鏗偽

假真

法言昔者似氏平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虛人也而醫多虛夫欲儼偽者必假真出乎虛乎終始乎

朋邪陷正惟王公四海其度量當天地萬物之權衡生

成皆滿於初心子奪不牽於浮議自非瑰異曷稱品題

如某者胸臆亡奇頭顱已老

說文頭顱首骨也通作盧武五子傳贊頭盧相屬於

道陶弘景與從兄書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授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洪平齋路骨相今寒頭顱如許王雁軒啓短綆難同於

深汲徒見苦辛

莊子量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韓詩汲古有脩綆又春卷懷苦

辛長裾不利於疾趨終成鈍滯

韓文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以守閭佩玉

長裾不利於疾趨翟方進傳號

竭來半水

竭却也又去也楚辭車既駕兮

遲頓不及事注頓讀曰鈍竭而歸又何也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鮑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伐殷也曰竭至曰將

以甲子日至注竭何也又發語辭大俄歷二霜要聞編
選竭來相與又回車竭來兮空復歸

簡之香

東坡詩初聞編簡香稍覺鋒鏑腥

敢歎坐羶之冷雖未免羣小

子便腹之嘲誚每獨荷諸要人交口而薦揚良由有力

者當前

韓文今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詎知不哀其窮而轉之清波乎

莫不隨聲而相

和士固伸於知己女見妬於入宮

鄒陽傳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聚蚊

成雷

中山靖王傳衆魚漂山飛蚊成雷

指玉為石幸周公之相急於見

賢也

韓文愈聞周公之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宣臧氏之子

能使不遇哉左右譽言左右毀言難累至公之聽

齊威王語

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是子不事左右以求譽也語阿大夫曰自子在阿譽言日聞是子以幣厚吾左右

春秋罪我春秋知我又貽過實之褒事免

壞成

成也歷書凡事易壞而難成呂氏春秋不以人之壞自

成

恩同生死

左傳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歐文羣言焚焚卒壞於啓生煖甲於枯骸化豐肌於朽骨茲蓋伏

遇某官斯文冠冕吾國棟梁

劉長卿傳大國梁棟中朝羽儀

以身為天

下之重輕其權係人材之消長正諧韶濩勁沮金石德兼足以服人高居廟堂遠處江湖志一存於報主將復為蒼生而起猶不忘白屋之求顯於門蘭奚止十數人

柳河東上李相公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
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于斯役多

其親舊何慚八百吏

唐崔祐甫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以為譏祐甫曰

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何如耳余日華路拙於進取有愧三十之美莊忍未棄捐或堪八百吏之除惟塊土之工甚大故浸潤之譖不行挈此孤危脫

之冗散某敢不益鞭下乘勉跼前修動雖得謗而名亦

隨正託飛馳之勢

韓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信不見疑而忠必報但

存皎潔之心

鄒陽傳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空言耳

謝費尚書舉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

文章小技謬居四教之先

杜詩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禮樂近臣

置十科之末雖未脫窮愁之路

史記虞卿傳贊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見

於後世云杜詩忽忽窮愁泥殺人

已漸登造化之門退省庸虛受知特

達竊以朝廷設薦賢之目蓋欲人臣推報國之心拔異

取奇

大選登奇叔異

振幽起滯

馬融傳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唐李季卿奉使河南江

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隨所能而區別見於用則優為如

十哲之在孔門品題皆稱至九官之當舜命器使咸宜

劉向傳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古今一殊風俗隨變上姑為應命

之舉下有不量力之求莫弊於一二年以來其進豈干

百人而止翼攀尾附但知趨競之榮車載斗量不問推

揚之濫

三國志吳趙咨使魏魏主問吳如大夫者幾人
答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

量何可勝數通典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矧著述之為美非寒賤者所能

太史香濃且傷多愛

杜詩濃薰班馬香法
言多愛不忍子長也

謫仙筆健猶

欠細論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杜李以詩齊名未易優劣
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詩有

斗酒詩百篇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
俊快李詩有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似譏

其太愁
肝腎也

或自悔如俳倡

枚臯傳臯賦詞中自言為賦不
如相如又言為賦迺能見視如

倡自悔類倡也韓昌黎答崔立之書僕聞有博學宏詞
選者因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倡者之辭顏忸怩而心
不寧者或得罪於風雅

駱賓王傳問朝隱如屢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

雅則罪人矣北夢瑣言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
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

以漢而下再病而不復唐之興三變而後醇

唐書藝文傳序唐有

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
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霸玄宗好經
術羣臣稍厭雕琢宗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大厯貞元間英才羣出嚆齊道真涵泳聖澤於是韓愈
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抵轡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蔚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梁蕭李翰林集序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而文章三變初
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以宏茂

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所學未至於大

全莊子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斯名其可以輕子蓋有假

虎皮而見售

法言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豹而關忘其皮之虎也張玄晏啓蒙虎皮于下駟抑

以騰驤絳鵠羽于寒鵬教之騫者

例皆視鶚薦為具文豈識清門獨由

公選泮林燈火方聽夜雨之寂寥驛路梅花忽寄春風

之消息

荊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

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感大人之真甚

杜詩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愧小子

之斐然

周麟之啓尚思以小子之如某者有七不堪阮

宗與山巨源絕交書有必不堪者七不可者二無一可取策名為吏二十載以

多艱駕說授經三萬言而何補身雖躑躅而不振行貌

大選振衣躑躅又躑躅獨吟歎又躑躅還自憐氣猶兀碑而未降碑廬沒切兀碑高亢

貌大選巨石兀碑以前却杜詩骨格碑兀如堵塙韓詩氣象碑兀未可攀弄柔翰以自娛大選

弱冠弄柔翰雕文心而非苦梁書劉勰字彥初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歷觀

諸昔遇合者稀鄭老過屈宋之才飯猶不足韓公窺姚

如之作死亦何裨韓文上窺姚如渾渾無涯又頭童齒豁竟死何裨豈謂甘泉

法從之英乃取下里巴人之曲新序容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片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辭獎飾十倍光榮茲蓋伏遇某官德茂而宏中位高而

善下銓衡惟允既能嚴一字以收才

何法盛晉中興書吳隱之字處默少

有孝行與太常韓康伯隣居隱之母亡每哭康伯母輒
涕泣悲不自勝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
人又周顓拜太子太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
一官乃欲使內管銓衡外參傳訓傳玄吏部尚書歲處
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陸倕表銓衡庶品
歷選賓僚王孝孺上牛弘書主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
文選銓衡之手關諸隆替北史辛術遷吏部尚書遷蘇
之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惟術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黼黻有光更欲
後銓衡最為折衷劉斌詩銓衡總九流

致諸生而定禮當路之臣無出其右者末流之學盡回

而東之遂屈公言兼收曲藝然文名雖託於不朽文選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而選調未離之可憂匡衡傳胡

事杜詩盛事垂不朽學注調為浮圖者合其尖正資巨力五代史李崧言宜

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謝曰為浮圖扣大鍾而鳴則

者必合其尖蓋欲崧始終成已事也小未副初懷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惟相知

相信之既深故且拜且祈而不愧韓文且拜且祈又左

右為之提挈張耳傳以兩賢左提右挈注提挈言相扶持也頂踵出於生成文選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姚某敢不恪守清規仰酬大義若

謂其得制作之三昧恐累所知

翰林志學士每下直相詭有大三昧小三昧如

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李肇國史補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或使之效撫字於

一同尚能自信

上程知府

竊以霜降豐山忽感鳴鐘之候

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霜降

則鐘鳴故言知也杜詩金吼霜鐘徹王勃上武侍郎啓月開鸞鏡懷精鑒以分形霜湛虬鐘蘊希聲而待物

春回寒谷全資吹律之工故韓公援此拜書於滑州

韓昌

黎上賈滑州書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相感非自鳴也又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而柳子慕之獻啓於吉甫

柳河

東獻文李趙公謝示手札啓藻鑑洞開而秋豪在照文津旁暢而寒谷生輝

皆幸其知己之

遇敢廢此寫心之辭

詩我心寫今劉瑜傳泄寫至情文選遂援翰而寫心

矧學校

之冷曹乃門闌之舊物

陸游啓雖在泥塗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塲屋之虛

聲

受廬於東嶽之鎮久藉陶埏校文於北斗之居曾霑

讌豆方嗟梁客之久因復喜魯侯之甚賢禮貌有加風流是似豈特新今日袴襦之境又將廣昔時桃李之畦

舍此不言幾於自棄伏念某筋骨甚苦翰翮非強竊取
有司之名二十年如昨夢不蒙稽古之力五千卷皆陳
言孤身無齋半世不耦蓋夫子道將行命也豈李廣相
不當侯耶竭來淮水之游猥與泮林之集

詩集於泮林文非

適用殆類鏤冰

桓譚新論畫水鏤冰與日銷釋桓寬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

冰費日損功北史儒林傳鏤冰雕朽迄用無成宋葉廷珪海錄碎事賣漿販麥利輒失時鑄木鏤冰初無成日杜牧啓握風捕影鑄木鏤冰羅隱啓鏤冰伎短綠木計疎顧雲啓學猶耕石才實鏤冰學未逢源

真成斷港

韓文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之于楊墨老莊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

于海也

達士爭為之鼓譽窮途謬得於賞音

杜詩途窮愧知己又途窮

見交態

然七階之冗調未離惟一字之華褱有待競風熾

甚行路歌危

杜詩行路歌危實怕春又行路洗歌危

無因則按劍而疑有

力則負舟而走自非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安能薦下輩

於稠入之中

灌夫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黃

緣自天遇合此地恭惟某官九霄閎闕四海楷模清節

照時喜見尚書之有後

唐書盧奕懷慎之子與兄奐齊名父子三人清節不易時人美

之奇才命世信知國士之無雙

淮陰侯傳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此宰臣所以薦揚而天子為之簡記不入朝乃出守端

為憂邊

大選屢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更治民以考功豈容久外

蕭望之傳

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一斗州不勞於餘力萬石家佇見於傳

衣方啓府之云初惟好賢之是急臠肉醴酒已聞於亟

拜

楚元王傳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注醴甘酒也

蟠木朽株尚借於

先容輒冒昧而自陳寔窮愁之所迫儻弗附青雲之士

孰顯夷清所冀築黃金之臺或從隗始

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共

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其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
孟郊詩受恩慚隗始王安石詩功
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說燕臺
傾依采切濡染奚殫

謝商知府薦舉

坐堂設教愧非馬氏之通才

馬融傳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坐高堂施絳帳前授

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開府招賢首與蔣公之清舉蔣欽

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
欽數稱其善孫放曰君欲慕祈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

怨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耶受知特達拜命凌兢夫人皆願於求通斯

道每難於遇合子雲之文覆瓿竟千載誰復好之毛

遂之穎處囊中且三年未有稱也

平原君傳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

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有也

矧當

乍見之頃欲為平生之依儻非知音鮮不按劍乃若賓

敬於野足以感曰季

左傳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耦其妻德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大公

曰敬德之興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僕負於塗足以寤晏嬰

文選趙石

負芻而寤晏嬰

拔自泥塗置之雲漢

張玄晏啓拔自泥塗寘諸密地

此因邂逅

而適願初非左右之先容高哉此風見於今日如某者

品居人下

李廣傳蔡為人在下中

術與世疎鷁退飛而過都真成

鈍滯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東坡詩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

鳩決起而控地敢望

軒騰

莊子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淒其半水之

游

詩淒其以風杜詩淒其望旅鶯

倏爾三霜之久

杜詩三霜楚戶砧

魚枯黃卷

東坡詩盡魚著文字槁死猶遭卷王格齋啓身類處魚生死不離於文字心如斥鴳飛搶止在於枋榆

草

隕青袍自銜自媒不能為醜女之行

東方朔傳自銜鸞者以千數注銜行

賈也曹植求自試表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誰譽誰毀要亦是直道之民

何期不世之逢遂託有天之庇立堦墀望君子方此趨

承

韓文及至此都裴回而不能去者誠悅足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

以禮

義先匹夫遽然論薦靖惟忝冒信是夤緣茲蓋伏遇某

官四海龍門

晉書王衍善玄言惟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

之一世龍門梁書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共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孝綽及陸誼而已號曰龍門之游

撫言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王勃路九天鵬衛一代龍門

九霄鳳翼

孫綽原憲贊志逸九霄身安陋

術魏志崔琰為東曹掾紀讓曰徵士所原議郎張範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下車而脩教化

深明善俗之方

後漢魏諷傳諷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革俗從化

開閣而延議謀要作相王之業胸中是人材之鏡

選舉志唐

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綜時稱允

筆端有造化之

鑑

韓詩外傳避文士之筆端文選挫萬物于筆端劉禹錫啓筆端庸寸澤及九垓江總詩共有筆端譽賈誼

傳天地為鑑分造化為工杜詩功安造化鑑張籍詩功分造化鑑薛逢詩只是先天造化鑑姚鵠詩祇是操持

造化

垂念孤窮並加獎飾烏大夫三月而後舉尚竊遲

之李謫仙一朝而獲伸維其時矣退循分量曷稱品題某敢不佩服清箴磨礪素節既歸料理為門下之第一人願自激昂終吾身而無二志

上韓運使

三握髮而下白屋夙欽上相之遺風一舉手而轉清波

允藉巨公之有力方洞開於藻鏡敢自達於書函竊以
事之垂成大賢固樂於相成時乎不遇下士亦難於求
遇故浮圖重合尖之舉必待良工苟美璞遭則足之傷
誰為真識蓋有卓然度越流俗之表見於澄按列城之
初用志恢洪獨憐寒素羅溫造於烏公之幕豈容三數
月之遲鑄顏淵於孔氏之門或在七十賢之首法言或問世言
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曰
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跂然曰盲哉問鑄金
得鑄人用此自信冒然有陳伏念某久困棘艱粗堅樹立

謂一第徒溷子那知元結之浮沈

元次山自釋次山避亂入猗玗洞稱猗玗

子後徙家瀼濱自稱浪士及為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即後棄官居樊上漁者相戲更曰聲臭酒

徒又曰公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斷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吏又稱漫吏歷三世不徙官自

歎揚雄之寂寞

揚雄傳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

官又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思樂泮水與觀羣山陳瓠葉之陋儀

劉昆傳昆

少習禮容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蓬蒿矢以射兔

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

續芸香之斷簡

魚豢典略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

芸臺韻會芸草著於衣書辟蠹漢種之於蘭臺石室藏書之府大選芸香上延閣陳子昂集持三寸筆終入芸

香之閣白樂天賦臺有蘭今閣有芸杜詩晚就芸香閣
沈存中夢溪筆談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
謂之七里香葉類疏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至秋葉
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予判昭文館曾得數株于洛
公家移植秘閣後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
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菴今白芷是也 慚

無妙曲謬得賞音或置在著文之科或許以字人之職

然七階之選欲脫而九仞之功尚虧

尚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歲靡

粟以徒多

漢書為酒醪以靡穀者多注靡散也

時及瓜而寢迄

漢書好惡無迄迄違

也杜詩人事多錯迕

舉夫圯族雖已傷四岳之明

尚書方命圯族

足此大

章要必假一夔之力

漢明帝紀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地寒無介紹之助

禮記介紹而傳命戰國策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為介紹文選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李翱集介紹之惠如帆得風天幸有機會之來恭惟某官氣直而心平度宏而

識遠隆隆勲閥凡將相而富貴皆所宜挺挺風流蓋公

侯之子孫復其始

左傳賈大夫辛膠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漢書杜林傳詔曰公侯子孫必

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杜詩公侯終必復王臈軒啓公侯子孫之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之難欺實由

家學最優吏術益茂民庸以惠露仁風洗湖海之塵以即

星卿月耀江淮之路

楊萬里詩即星卿月小借路

雅志不忘乎舊俗

疾馳來建於新臺昔忠獻公嘗有經畧西邊之勞

宋韓琦字

雅圭封魏國公謚忠獻與范仲淹協謀必欲取靈夏今橫山之北邊上謚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今

皇華使復為控御北隣之備權輿大用衣鉢相傳故能

開三館以延賓振六條而察吏務揚清而激濁不吐剛

而茹柔

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方天下桃李盡在於公門況水邊

芹茆近依於德宇

晉書陸玩傳綺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教化所本品題

宜先繡衣之薦不疑蓋加崇於文學

雋不疑傳不疑為郡大學暴勝之為

直指使者盛服至門上謁勝之知非庸人深接以禮意遂表薦之拜為青州刺史

金臺之禮郭

隗將招致於賢才此道久矣哀徵我公為之興起遂令

鬼瑣

荀子朱家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又箇字鬼瑣注鬼謂為狂險之行瑣謂為姦細之行妄意

珽陶探龍領於九淵曷勝危懼附驥尾而千里庶免棄

沈迫切投詞俯伏俟命

謝韓運使薦舉

坐冷署者三年徒有技窮之愧建雅臺之十日遽叨表薦之榮自古相知落落以難逢在今一舉軒軒而特異

蓋登明選公而有此非積素累舊而致然

文選昔審臧商聲以干齊

拒越石負芻而悟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邁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永懷清風頓起懦

志竊以眇然之一介

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

求夫舉者之五人既

不能行話公卿以事干謁之勤

文選陳懇誠于本朝之上行話談于公卿之門

又不能厚幣左右以借游談之助

史記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鄒陽

傳借譽于左右劉向傳游談者助之說戰國策外客游談之士文選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孤身無挾

一意自行蠡測海管窺天多見不知量也

東方朔傳以蠡窺天以蠡

測海莞竹管蠡蚌蛤也

鴻遇風魚縱壑此生無復望焉

文選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何期久屯忽有大遇竊聞暴勝之已舊矣

始見庚桑子而異之

莊子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畏壘

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
庚桑子始來灑然異之

念匹夫若納溝中義當力援

矧諸公令出門下事已垂成慨然賞音加諸叢品如某

者奮由窶子

霍光傳諸儒生多窶人子

見謂樸儒粗知命於無聞之

年敢着足於有過之地出門即礙

孟郊詩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

有礙誰云

行路多危非能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信趨時

而甚拙但覺心散意散形散神散顧作吏以安能

陸龜蒙江

湖散人傳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為時之怪民嵇康傳一行作吏

迫於饑

火之驅

高僧傳香山寺僧饒空游孤山寺有梵僧曰子為饑火所燒出一棗啖之東坡詩饑火盡時無

內熱又饑火燒腸作牛乳
陶淵明詩饑來驅我去
激以死灰之氣
柳河東謝李吉甫相公示

手札啓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
故帚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

懷華袞溫衷於赭衣
龍門俯收于瑤井
謬分鱸席稍變鴉音
詩劇彼飛鴉集於泮林食

我桑黹懷我好音說苑桑與鳩遇曰我將東徙西方恐
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雖東徙猶惡子

未免羣起而見嘲奚敢望四叨於論薦青衫半破白髮

漸生欲脫窮愁祇欠劉公之一紙
皮日休詩但負劉弘一紙書李商隱啟劉

弘一紙之榮方斯未重季
布百金之諾比此猶輕
幸逢特達靡勞韓氏之三書

許與在於片言顧盼增其倍價
戰國策人有賣駿馬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

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凡三旦立于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駱賓王集顧盼曲流剪拂增價韓文昔有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增價三倍唐文粹生其羽翼長其先價元稹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茲事至大司馬相如傳斯事體大班固傳茲事體大惟賢後能此蓋伏遇某韓文茲事大不可輕以屬人

官大度合於古人達德尊乎天下上繼三階之步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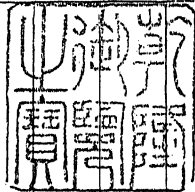
開四海之門闢以貂蟬之族而降禮於布韋

漢志中常侍加黃金

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蟬取居高飲潔貂內勁悍外溫潤詳見前以繡斧之威而垂

仁於草芥故清朝寵以使名之重欲寒士出於恩館者

多攬轡云初薦書交上雖蟠木朽株皆歸於器使由清
水明鏡不可以形逃致此凡流亦當首選某敢不銘藏
褒字佩服訓言勉趨赴於事功永依歸於造化丘山恩
重靡容實土之虧杜牧之集戴巨龜之山未有恩重
晏公類要功無銖兩恩有丘山金
石心堅敢負瓣香之祝韓信傳與漢王為金石交注稱
金石者取其堅固王常傳帝於
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橘山四六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橘山四六卷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八

宋 李廷忠 撰

明 孫雲翼 注

賀婁郎中除察院

按宋史婁機為資善堂小學教授遷太常丞駕部郎中太子得

機所著續千祿字書一編尤喜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朝命頒太子戀戀幾不能舍機亦為之感涕

密簡淵衷峻登霜署

蘇味道詩薄游忝霜署直指見冰心

用直臣為侍御

史必資六察之賢

白孔六帖元和中命監察御史顧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唐百官志監察

御史掌分察百察其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流離賦役不均三察農桑不勤四察妖僞盜賊五察德行孝弟

茂才異等六察點吏豪宗
兼并縱橫宋六察見前
得老儒於尚書郎遂振一臺

之治
杜詩老儒不用尚書郎
國勢增重士心交孚恭惟某官學在

軻雄之間
韓文及得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道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出義黃之上水流而心不競介然孤立之風
左傳心則不競亦作

倥詩秉心無競杜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洪平齋

勝萬事水流而不競孤標山立以難移陳質憲啟有孤

風特操故能歲寒而後凋有山高而名與俱偉矣老

隆字太和故若水流而心不競
成之望
詩高山仰止柳文瞻仰德宇高踰萬岱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慨然太

息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
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

悲傷湛曰公令德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
乃當如公言耳李詩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高 帝方

恨相見之晚公適當有用之秋下覽皇輝大選鳳皇翔於千仞兮覽

德輝而下高騫朝序奉常博士能使百年禮樂之興叔孫通傳

禮樂所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資善得師欲為數世子孫之用窺天

上之書於秘府漢書天下文籍悉在廣內秘府之室唐詔秘府望華史官任重選衆而舉歷代

攸難分月賜之筆於清曹明目敢言上心默識倚松栢後

凋之操震藜藿不採之威我我冠獬豸而來胡廣漢官儀御史四

人持書皆法冠一名柱後一名獬豸獬豸獸名知人曲直觸邪佞韓文我我焉而纓其冠又我我忝備列元微

之集我我鐵行行避驄馬而止桓典傳典為侍御史時

冠晶晶銀印

行行避驄馬而止

官官亂政典執法無所

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蘇味道贈御史入臺詩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

唐授楊再思左臺大夫制避車要君子之幸朝廷以尊

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

既執簡書伏羣陰於將旦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蘇味

飛李尋傳日將旦佇專樞柄陶萬類以昏春某曩負耒

清風起羣陰伏

於西廔嘗執經而北面于定國傳身執經

傳激揚名聲免使棄沈感恩至於涕零鄭谷詩自負孤

互相提拂

階緣聞命為之距躍雖絃歌地近用牛刀以非長方

流涕感

棟宇神扶結燕巢而自穩

文選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又神靈扶其棟

宇歷千年而彌堅揚雄甘泉賦神莫莫而扶傾韓大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李賓詩神扶萬棟傾

賀俞中書

對揚皇指

尚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又王播告之脩不匪厥指

入代帝言

尚書其代余言

徐彥伯詩郁穆帝言重唐詩彩筆代堯言孔帖開元間孫遜蘇頌齊泝等典詔詰為代言最

共推海

內之一人

隋虞世南拜內史舍人柳頌博學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南相見歎曰海內共推此一人

足當朝廷之大典竊惟地有西掖應天之紫垣

唐詩西掖深沈

大帝居紫薇西省掌泥書

今之尚書即古之內史

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

掌尚書奏事蓋周官內史之任隋唐為內史令武德三年復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相光宅初改為鳳閣服有簪橐贊為絲綸宋謝莊讓中書令表由南齊內史

則尊罷四戶之權至李唐則分押六司之事

通典中書舍人六人

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又一人知制誥其餘分署制敕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佐丞相判案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茲為劇任以待奇才或未得其人故權德

謂之六押與獨掌凡數歲

權德輿傳為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居數歲德輿獨直西省乃上書言左右掖垣

乃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合有攸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

或不試

而命如歐陽脩相繼纔三人

歐陽修歸田錄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我

國以來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亦與其
一耳葉少蘊避暑錄唐制誥以掌進蓋翰林學士初但
為大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次各視
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敕詩賦而舍
人不試益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
一年猶未得為知制誥不與為大歲滿遷知制誥然後
使竝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悉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
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
及宋湜王化基為之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竝召試制
誥二首遂為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
用歐陽文忠記惟公與楊文
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蓋將動天下以細書之文
循吏傳序光武以手迹賜方
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要須居禁中有大手之筆

聞公特拜起我懦叢恭惟某官以仲舒之學首羣儒

舒傳贊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以孟
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一以為羣儒首以孟

軻之道踵前聖摘藻之思蛟翔而虎躍

漢書敘傳摘藻如春華注摘布

也藻文辭晉書潘尼傳鑽蚌瑩珠剖玉摘藻李漢韓文
序詭然而蛟翔蔚然而虎躍余日華啓總纜羅絡橫墜

雅博學地縮以天旋汗漫卓
蹕奔沄澄深文龍翔而虎躍

出塵之姿鵠峙以鸞停

大

滿灑出塵之想韓文
翠竹碧梧鵠峙鸞停外而清淨於輔藩

曹相國世家載其清淨氏以寧

壺內則馨香於列署近侍紫宸之案遠使穹虛之庭

句

傳父子同穹虛而臥注穹虛
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虛

重輕兩忘夷險一節方翔

翔仙山之絕頂即步武甘泉之從塗黼黻片言鼓舞

動上心妙簡自知王某宜為同寮驚嗟亦曰嶠所不及
三階在望一蹴可登某朝籍有拘賓筵莫旅敢因席蓐
之舊敬致竿牘之私情之所欣言莫能既

賀商察院

出綽右掖振綱左臺

孔帖武后大明元年改御史臺曰肅政臺先宅元年分左右臺左臺

知百司監軍右臺察州縣省風俗導命左臺兼察州縣廢右臺白集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綱紀端肅內外

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方驚外補行行且止而避御史遂

快羣瞻恭惟某官恢乎餘地之才妙矣先天之學

易先天而

天弗違發為教條既足以福千里詔歸表著宜使之憲萬

邦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曾握蘭之未幾

劉孝標薦士表握蘭建禮洗約詩握蘭空盈把

待漏終不溢

遽伏節而欲去方朝野共為之歎惜乃日月晝

然而開明改畀渙恩進持霜簡

崔篆御史箴簡上霜凝筆端風起蘇琬授右臺

大夫制朱帷霧徹初傳川縣之

有識相慶謂必有謬謬

之風以動人

史記干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又趙簡子曰大夫立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

之寒寒謬謬盡規徐陵與楊遵彥書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

其志得行豈肯為碌碌

之臣以保位

蕭曹贊碌碌未有奇節蕭望之傳不肯碌碌注謂尋常馮衍傳碌碌如玉唐韋思謙

為監察御史褚遂良常抑買人地思謙劾之左遷同州刺史及遂良再相人或弔之思謙曰吾性狷直何暇惜身大大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又元稹為左拾遺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持矧天下期公之已久宜朝廷賴公而益尊事無不言

緬想一善言之間亟膺三獨坐之拜

宣宗傳建武元年拜京為御史中丞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蘇味道詩故事推三獨杜詩周行獨坐

榮

賀商大卿

自注太常卿

玉書煥寵金掌升班冠柱後之惠文已見朝廷之肅司

野外之綿蕝孟知皇帝之尊

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

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詳見前

恭惟某官總六學之

要以為儒東三代之直而佐主乞麾勇去志則甚高與

節復畱睠焉獨厚知公素薄於榮利舍公孰強於本根

念馨香猶在於赤墀而風采頓生於烏府

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其

府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人所難者姑置豺狼而

問狐狸吾何慊哉殆若鷹鷂之逐鳥雀

左傳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

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洪
追啓志在擊邪如鷹鷂之逐鳥雀事先去其當豺狼不

問孤狸

惟物輕則道自重雖身危而國則安肆圖三禮之

清

尚書有能典朕三禮又直哉惟清

爰進九卿之上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

尊故號九

卿之首

刺經作制聚訟定儀介珪承雨露之恩

杜甫贈太

常卿張均詩氣得神仙迫恩承雨

華旂增日月之耀

周禮

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三辰日月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焉融傳載日月之太常注太常天子所建大旗畫以日月續志太常十二旂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

一遷即禁從

固知宗伯之班高

宋百官春秋太常漢官也昔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

禮樂竝其任也崔駰太常

四輔惟正人行見冢司之命

飲定四庫全書

橋山四六

七

下四輔左輔右弼前凝後丞范雲讓吏部尚書表將亞冢司唐太常卿表東漢三十九人多遷王鈺蓋言太

常多美某夙有榮遇喜聞清除白居易制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

其事歷代迄今謂之清選三國典略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兖州刺史邢紹與聿修故舊嘗於省中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送紬為信聿修不受紹報書曰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陸倕讓太常表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敢緘小夫之詞用信大厦之賀

賀商大卿除湖南漕宋分荆南南北為二路荆湖南路所屬潭衡等九州

疏恩甚寵將指有行金掌月玉墀春方藉討論之益杜詩

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東都事略楊傑傳元豐中官太常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論木牛山

流馬谷又資轉餉之勤恭惟某官德行淵騫法言淵騫爲德行類

閔股肱蕭文章裒向公孫弘傳贊劉向王褒以大章顯

曹謨淵騫王褒張子儁等竝進劉向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

能兼古人而有之所謂先天民而覺者凝霜憲府揭日

容臺雖三階在跬步間顧萬鍾若毫芒耳漢書叙傳銳思於臺芒之

內注毫芒喻纖微也向欲攬閩山之轡曲為留行今復乘湘水之

軺竟從雅志說文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巴丘入江羅含湘川志湘水出陽朔至清深五六天下

見底了了然石子若樗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晉陞誤職增重計權君能以

禮樂遣使臣叟必有仁義利吾國六條廉察依然白簡

之威名

晉書傳玄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抹白簡整簪帶踰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生風何尚之一節召還期以黑

與顏延之書絳脇清路白簡深劾

一節召還期以黑

頭之事業

賀顏尚書

昕陞出綸

昕音政說大旦明也日將出也

冬官正秋

晏公類要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御也

仍舊白玉堂之直益新紫荷橐之輝寵數特殊清議惟

允嘗觀漢以中臺出納王命

漢書陽嘉二年李固對曰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

納王命賦

政四海

唐以北門參決事機

唐百官志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

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劉祿之傳祿

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與元萬頃等名入

禁中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獨北門學士

用有相關責為尤重如翟尚書

善言政術

翟補傳時尚書有關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能通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

是補對第一

若白學士工為文詞

唐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

中對策

雖皆以名在第一而見升然至於才堪共二者

益寡

左傳子魚曰辰四體以率舊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

宜茲妙簡屬

我掄魁恭惟某官在天而雲八荒行地而日千里

易牝馬地

類行地無疆馬援傳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又昔有
騏驎一日千里王允傳同郡郭林宗見允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齊書柳惔與兄忱齊名王儉謂
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唐蘇頌弱冠敏悟第進
士舉賢良方正異等馬戴曰
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
周庠禮樂之士孰與爭先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漢廷文學之卿無能出右
儒林

傳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

從塗省戶芳躅徧更

衡縮贊
敏行納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言俱嗣
國史王言大手不易拔人奏山公之啓侍帝讀

倚相之書萃清職於冰銜

東都事略陳彭年兼職昏文
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

一條
承恩華於日表履聲之踐台斗已快羣瞻
杜詩尚
書踐台

斗筆力之鼓風雷何妨兼綰

杜詩紫綬仍兼綰

皆朝廷樞要之

所係見聖主規恢之不凡

揚雄傳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諫不受

單于書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業

佇由司平之工

通典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陳沈衆

為起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後因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唐

龍朔中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

遂正秉成之任某久歸坏冶

坏亦作祗瓦未

燒者崔駰達旨坏冶一陶郭璞爾雅注鎔物之始

喜聽置郵朝籍既許於謬通

柳詩謬通金閨籍

城府不容於輒入

後漢書龐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

府荊州刺史劉表乃就侯之晉書皇甫方回傳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杜詩昔有龐德公未嘗入州府又不愛

入州府

用絨尺素少杼寸丹

劉向傳一杼愚意王褒傳敢不陳愚心而杼情素注杼猶

也泄

賀鄧潛除秘書監使金回

趣還驛傳晉長麟臺

三輔黃圖未央宮東有麒麟殿藏秘書即揚雄校書之處也唐書龍

朔三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垂拱元年曰麟臺太極元年曰秘書省初學記初漢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

圖籍唐以秘書省為蘭臺即因斯義也漢西京未央宮有麟閣亦藏秘書即揚雄校書之處也改秘書為麟臺

亦因斯義也

藏書八萬而掌以人必得方聞之彥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太平興國中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為三館盡遷兩館書分貯兩廊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

院書庫西廊為史館書庫凡六庫分經史子集四部正
副本凡八萬卷真宗咸平元年命內臣監秘閣圖書三
館書籍仁宗天聖五年直史館謝泌言請依唐薛稷沈
佺期武平一馬懷素人掌一庫上嘉之命泌等分領神
宗元豐五年以崇文館為秘書省建秘閣於中漢書儒
林傳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注方道也有道
之士也及博聞誦詩三百而授以政益知專對之能王吉傳舉
駿有專對

材注謂見聞即
對無所疑也

抗旌來歸

終軍傳驃騎抗旌
大遼前軍已抗旌

會弁交慶

詩會弁
如星

恭惟某官異氣鍾於喬嶽貴名揭乎層穹素聞

其賢王公為之降禮

雋不疑傳勝之素聞不疑
賢開閣延請躡履起迎

相見何

晚天子至於興嗟苟公道大義之所存每正色危言而

不顧歸然臺省之望

錦音哨獨貌魯靈光賦歸然獨存

勇於原隰之行

簡在凝旒亟來召札且東有蓬萊觀已嘗陞論撰之華

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王融曲水詩

序記事言於蓬觀

既西作崑崙遊宜復總圖書之舊

爾雅

仙室謂藏室也

三成為崑崙丘注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葛仙翁傳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瓊房一曰閭風臺一曰華蓋一

曰天柱仙人所居也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巳至於羣玉之山阿平無險

四微中繩先王

文能服遠義弗辭難

武帝紀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柳文急

病讓夷

請纓羈南越而入朝

終軍傳自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持

節至北庭而不屈

蘇武傳使持節送匈奴敘傳蘇武伸節不詘王命

在儒者特

立有如此雖古之庸使其劣諸

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

雖古之庸使其劣諸宣特能於專對告嗣天子王矣俾復奉於盟趙

璧既全

史記趙得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蘭相如奉璧入秦視秦無償城意固紹取璧怒髮

上銜冠曰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柱矣遂使人以璧歸趙

周鼎采重

吾丘壽王傳鼎為周出故

名曰周鼎賈誼賦幹棄周鼎寶康瓠今淮南子周鼎鑄倭使銜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左傳周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想芸香牽萬里之夢聊歸憇於仙山屬槐

色應三階之符佇顙朝於天路某門墻下走田野窮居

向欲持賀厦之書尋聞銜出疆之命

漢書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韓詩銜命山東撫亂師

勞還滋喜旅進弗遑謂宜於竹

帛書子御藏之中秘

蘇武傳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藏丹青

所畫何以過子卿

又將以丹楫用傳說濟我孤生舞手之餘矢

心罔既

賀鄧侍御

光錫贊書峻躋橫榻

唐通典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班最

為雄劇食座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百日則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

向以迂當路而

去國難回鐵柱之剛

後漢書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筓鐵柱表執法者

服今由使絕域而登臺益觀繡衣之耀

唐張薦傳薦召對詳辯三使絕

域鄭元璠傳元璠五聘絕域

庶人亦曰端士宜為恭惟某官窺百氏

之奧而肆於文

叙傳總百氏贊篇章

包兩儀之大以養其氣地居

正色固嘗張膽以報上恩天為霽威蓋喜沃心之多正

論雖平步可至於卿相而直道不屈於廟堂收朝蹟於

兩螭之傍運邊籌於四牡之上帝所深眷公其邁歸登

瀛之詔墨未乾

宋人以禁從為登瀛當時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出疆之

節旌已具撫秦關之百二盡在目中

杜詩秦關百二重馬援傳援於帝前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擒頡利

以三千何如口伐

鄭元璠傳元璠持節勞突厥羣以不信咎中國元璠隨語折讓無所屈徐

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烽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楊

誠齋啟泚筆論利害欲以口伐可汗拊解念安危恨不身試屬國

謂典屬國之名爵未

稱

漢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屬官有九譯令賈誼傳請試臣屬國之官必係單于之頸李陵答蘇

武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知真御史之風采猶存言行錄王敏懿公素既升

憲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侯得旨乃退帝歎曰真御史也國史

張錫為御史言丁謂不當徙內地昭應災不當罪人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正直真御史也又唐

介為諫官直聲動天下士大輟自仙蓬鄭氏談苑秘書監曰大蓬擢

夫補真御史必曰唐子方云居憲表內外忠邪之未辯方凝霜署之威古今理亂之

欲聞仍直露門之講周書武帝建德三年朝羣臣露門北史沈重字子厚授露門博士仍

於露臺為皇太子講論語宋制露門勸講矧廟謨為規恢之舉且隣封當削

弱之餘語云強弱無百年楊素詩魏祚百年窮崔泰之詩南庭王氣盡王丘詩方知運數窮辛棄疾啟

五單于爭立屬當北運之哀一居州獨賢亟畀使華之重機有可乘策將安出張吾

綱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左傳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觀此簡書

勿用小人必亂邦也

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切數語

剗音榮切近也唐職林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公亦自以

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剗切當帝心者

震懼百寮居然強本以

折衝

李尋傳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本強則精神折衝

行矣奮庸而宅揆某

遜聞顯拜頓起懦衷退慙踦履之遺阻綴賀裾之末麤

桃謾種信有待於春風

東坡詩桃李滿山總麤俗

貞栢可依想不凋

於寒歲

孫卿子栢經冬不凋嚴霜不變可謂得其貞南史江夏王鋒嘗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

抗立亦合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績通典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中李元同劉仁祿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栢徒植清臺屬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鷗喜終見烏來

賀工部顏尚書兼吏部尚書

妙簡儒冠晉居卿長六典六材之竝掌識度采高

周禮天官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典謂治教禮政刑事也考工記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八軌

八座之相輝寵榮狎至

李程傳學士院北廳前階有花磚道冬時以日影及五軌為入

直之侯程懶常過八軌衆呼為八軌學士顧雲落覆錦高眠八花軌而被寵含香視草五色筆以凝神余日華

啓運楹筆於花碑侯影之地

在朝鮮儼舉國增歡恭惟

某官山玉淵珠不足以比其珍

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荀子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藏珠而岸不枯

天規地矩不足以名其器

東京賦規天矩地授

時順鄉

起億萬計園橋之衆首以文鳴在八十乘屬車之

間久於法從獨擅朝廷詞翰之美上勤天子問學之誠

以納言代帝言甫新詔渥由起部兼文部益峻班行齊

陳梁四代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則權置畢則省又見上條唐龍朔中政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天寶中政吏

部為大部周平

其得君也既專於為國乎何有必將備

園啟峻登文部

器械以贊外攘之策

晁錯傳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覈才品以建中

興之基使武夫悍卒感泣於詔書有偉績豐功登載於

史冊凡此重任在公優為宜敷告於大庭遂延升於上

衮

年融傳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贊曰年公簡帝身終上衮

某屏居

寒巷翹跂崇墻聆出綈之有榮用彈冠而自喜千間茆
士幸無凌震之虞一字拔人儻與激揚之末

賀程寺丞

趣觀中宸晉丞外府

太府周官隋分太府寺為少府監唐龍朔中改少府為外府正卿

昔金湯所倚屈於漢一障之乘

漢書金城湯池不可攻矣注金以喻堅湯取其

熱光武紀贊金湯失險北史齊主登銅佛寺望并州曰此是何等城或對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齊主曰

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今錢帛是司冠於唐八署之屬

唐開元中楊崇

禮為太府少卿錢帛充物前後太府無與為此唐志太府寺總京都四市左右藏常平等七署

恭惟某

官身備數器

薛宣傳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衛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家傳萬

編挾之游世則用有餘資以事君而進不苟鳴絃江許

笑談理清淨之邦剖竹淮壖聲譽到明光之殿

明光漢殿名在

桂宮之中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關中記桂宮在未央之北中有明光殿三秦記桂宮中有明光殿皆

金玉珠璣為簾箔金祀玉堦晝夜光明班固西都賦自
未央而連桂宮彌明光而亘長樂宋陳德林知真州東
坡有詩贈之云君為守令有古風名聲直入明光宮老
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宋王楙野客叢書云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注云明光殿霍
去病借以避暑一云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
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殿又曰老死不入明光
宮注皆云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
暑者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皇圖
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
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
謂明光殿自在桂宮元不相干今觀注者往往認為一
處甚至以避暑為去病事疎鹵可笑顏師古注漢紀武
帝明光宮云即成都侯借避暑處則師古已有此謬矣

十行祇召九陸對揚豈徒參掌出納之權衡

宋國朝志
太府受邦

國之出入而設並屬得預參贊欲勝是任必得其人蓋將預植論思之梯級況八

座舊占於星聚而一堂今睹於冰清

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

翁冰清女

步武相輝門闢盛事

杜詩門牆多喜氣女婿近乘龍

某素無

才分辱在品題忝通籍而有拘

杜詩通籍微班忝

旅賀賓而弗

果欲翔四海難攀鴻翼之高所托一枝但覺鷦巢之穩

賀總領商太卿

寵陞棘署

崔駰大理箴三槐九棘以賢以德鄭氏綺

盡

護柳營

陳平傳盡護諸將

觀春秋之王人序在諸侯之上問庚

癸之軍政賴有九年之餘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兮余無所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虞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之穀

癸北方之水吳子不惜士卒故不勝飢渴而呼庚癸冀得水穀也

張我威靈識公方略

恭惟某官身備九德

孔融聖人優劣論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靈世說鍾元常言顏

子既歿能備九德者惟荀令君為然

性通三才

法言通天

以丹誠結負宸

之知

司馬遷傳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廣弘明集帝王應天御物負宸臨民顏師古詩負宸延百辟

張正見詩負宸憑宸極

故清節冠縉紳之表方聖朝寄以耳目豈

容公卿大臣鹵莽其間

東坡策別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而明

府憂在腹心蓋欲州縣小民寬裕於下建為根本之論
上贊規恢之謀使盡以國事而付之孰不曰天下之幸
甚六轡而驅駒駱去志莫回萬竈之宿貔貅改命惟允

眷言餽饗之計

野饋曰餽左傳荀首如齊宣伯餽之

屢軫冕旒之憂士方

張頤

洪平齋啟石頭上下之雲屯張頤皆是楚尾東西之露積倒指無多

吏乃束手雖明

出令以蠲積虧之數或別設官以任司權之權蠹弊既

深變通匪易若其閭國家之大體歧兵民於兩途豈惟

十鍾致一石之難

前漢書食貨志時又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饗率十餘鍾致

一將有一馬費十牛之患簡自上意屬之通儒賈逵傳後世稱

為通儒班彪傳登皇華使之車威聲已震領外司農之

印調度自優宋人以總領為外司農既能積粟以實

中蕭何傳轉漕關佇作和羹以置王右尚書若作和羹

置諸其左右某勅須縣次喜聽置傳史記餘皆以給置傳注

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四未遑負弩矢而迎

其敢廢絨滕之賀使星卿月東西幸託於按臨淮草江

雲前後不殊於會遇杜詩江東其為朴躍曷究編摹

遠迎郭宰

蔡紆宰綬喜動儒冠輕萬戶之侯願識韓而已久小十
室之邑學如丘者曾無方將傾耳於歌絃敢廢寫心於

書尺恭惟某官漢京有道之士

東都賦光漢京於東夏後漢書論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
顛直清白敦厚之屬陳忠傳有詔拜有道高節士後漢
方術傳郭憲光武求有道之人徵拜博士李南舉有道
不行安帝紀拜有道高士施延為侍中桓帝延熹元年
大司農舉趙治至孝有道遷博士廣絕交
論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求國燕臺所禮之

賢才應時須

文選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孫逖行崔綸制
名當歲調才應時須杜詩竇氏檢察應時

須周必大啓行應時須識明政要
美由世濟仙姿灑落

龔茂良啟學為世用材應時須

李詩梅生有仙骨
杜詩吏隱逢梅福

賓畫從容共觀蓮依

之勝

李德裕詩
芙蓉共依

奏課欲觀於三異提封來領於一同

自杭為帝王之都

杭州唐為鎮海軍節度使五代吳越王錢氏都之宋高宗南渡建都而

而

潛號風物之美

於潛漢於替縣

俗淳而恥犯法土厚而競趨耕

無甚富之室亦無甚貧之家有易治之民宜有易事之

長牛車擔負不煩敲扑而民樂輸

兒寬傳寬遷左內史收租稅時裁濶狹與

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稅課殿當免民恐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林

田糟丘盡歸征權而財用足

邊讓傳行肉林登糟丘南史陳暄傳暄嗜酒復兒子

書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自可對西山而清歡

顏會懃與肅同

李詩憶昔洛陽董糟丘

虞口而出聲也

坐東閣以高吟然銛刀利筆者每肆其陸梁

法言

刀不銛筆不利而獨加諸砥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注言走者陸梁而躍也

而博帶褒衣者

多為其詬病

馬不疑傳褒衣博帶注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

鄭公鄉裏

徒有冷官沛令坐中誰為重客

高帝紀沛中豪傑吏間今有重客皆往賀惟

明府於斯致察則吾道庶可永信

法言屈身將以信道也壯道以信身雖天

下不可為也

禮貌所加教風攸繫入袴襦之境宜競起於謹

謠登衮繡之堂將復尋於故事

詩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某官途不

耦

霍去病傳諸宿將流落不耦

學殖就荒昏謂一門而有二難

世說陳元

方子羣季方子忠各論父功德不決咨於大丘大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豈料十年而

常九潦

莊子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鬢髮半凋於憂患面顏有

覲於奔趨聊從采藻之游緩作戍瓜之計期少安於孤

拙當借重於仁賢鳬仙飛鳥以來臨燕客整衣而相賀

杜詩秋燕已如客

雖攀迎之獨後在快觀以宜先韓昌黎松竹

之林行依清陰張仲蔚蓬蒿之宅預有榮光

三輔決錄張仲蔚扶

風人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江淹雜體詩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國陶潛貧士詩仲
蔚愛窮居遠
屋生蓬蒿
拊蹈之私染濡莫既

賀韓漕除大府卿兼戶侍

自注代於
潛章丞

伏審使華近日寵命隆天財柄從容外計晉參於內計

都漕為外計計省為內計李憲長編三司移
大責成外計周必大啟屬僚外計阻造崇墉禁班清切

列卿高亞於貳卿

隋書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
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東坡集大昌

貳卿位
次八座

異數鼎來驩聲震動恭惟某官球經騰耀玉種

垂芳超然傑特之資養以粹和之氣六經為諸儒之倡

學術有傳三朝推元老之尊風流是似

指魏公

聲名於

詳試遶器業之難量深結眷懷寢膺鑒拔衣繡而立霄

漢方言四牡之還

杜詩繡衣春立霄漢上綵服日向庭闈趨

轉漕以結京師

猶借列星之重

唐劉洎疏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

上聰密

邇竒略輟前行真拜於言語侍從之流聊假塗於貨賄

用藏之府

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頌其貨於受藏之府頌其賄於受用

之鳴珂引步疊組交輝况鼎彝載著於元勳

畫錦堂記其豐功盛

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而門閥有光於先世擁甘

泉之橐聿相繼以來歸瞻泰階之符信竝為之可俟某辱知最大聞命載欣朝路得賢自不孤矣賀賓莫旅徒負承哉敢修敬頌之詞少布榮逢之款褰帷訪問已能

察黃綬之卑

自注公嘗問丞治狀於邑父老按賈琮傳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馬垂赤帷裳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方命御者褰之百城間風自然殊震朱博傳刺史不察黃綬注丞尉卑職皆黃綬開閭登延想不棄青氈

之舊

自注已得照牒適有此除

賀婁正言

按宋史婁機以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兼侍講

治朝渙號

周禮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按天子之朝有三曰治朝曰

外朝曰

燕朝 諫省升班

劉禹錫詩諫省新登正直臣

豸一角而觸邪方居

正色之地

說文豸似羊一角古者決訟命觸不直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闕

則觸不直聞人爭則咋不正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晉書柱後冠一名獬豸冠侍御史黑豸升殿取觸邪之象張敞傳注獬豸一角今兩角以獬豸為名通典隋大業中改制一角唐因之御史所服

批而受逆復值得言之秋

韓非子龍喉下有逆鱗數尺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

伏蒲前陳

史丹傳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注以青規地曰青蒲大選曰伏青蒲罕能切直南齊

書待詔朱闕

薦笏交賀

薦進也插也通作搢史記薦紳謂薦笏紳帶間也淮南子武王

伏前青蒲

勝殿指笏仗父以臨朝樂記裨冕指笏玉藻將適公所
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五經要義笏所以記事備忘忽晉
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指之於恭惟某官英
腰帶所謂指紳之士指笏而垂紳帶也

聲而茂實

文選並英
聲騰茂實

誠意而正心以文章取少年名以

道德居大人行

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杜詩丞相
中郎丈人行又王孫丈人行杜牧詩再

拜宜為丈人行陳后山

器珍犧象成以晚而愈奇

犧音
婆左

詩盛德於今丈人行

傳犧象不出門周語奏其犧象出其尊彝畧頌犧尊將
將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
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
鳳凰禮記明堂位犧象周尊也犧象以沙羽為畫飾象
骨飾鬬之器也馬援傳扶風人朱勃年十二能誦詩
書嘗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纔知書

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勅小器速成
智盡此爾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汝大材當晚成歐丈
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識炳著龜辨於蚤而不惑大遜思同著蔡

易由辨之
不蚤辨也

粵自馨香之署晉於嚴凝之臺肅然廷紳咸

知真御史之操偉哉御筆遂有新諫官之除

蔡襄詩御筆新除三

諫官直氣方伸華恩押至坐經帷而勸講

楊東傳東以明尚書入勸講以

病乞退黃瓊上言東勸解幃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虛宸扆而樂聞明主可為

忠言聖朝豈無關事士夫習俗方淪於偷安苟且之域

王嘉傳上下相望莫不有苟且之意

田里庶民未免有歎息愁恨之聲

循吏

傳庶民所以安其田里亡歎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名器濫與不足以勸功命

令輕出不足以示信此有智識者所深慮而司言責者

或隱情諫紙徒有百張慚起樂天之誚

白居易與元稹書僕為諫官月

請諫紙居易詩月

補衮曾無一字愧形杜老之吟

杜詩衮職

曾無一字補許
身愧比雙南金

彼忝推憂國之心其肯為恕已之論

離騷

羌內恕已以量人兮漢光武廢郭后郭憚言於帝曰臣
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帝

曰憚善恕

久看伏下之馬立

唐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伏馬乎不鳴日飲三

品芻豆一鳴
則斥之矣

忽聽朝陽之鳳鳴

韓琬傳琬與褚遂良死嶺外諱言者二十年御

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諫時人謂之鳳
鳴朝陽文選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既得其時不負所

學謀寢淮南而節義著位居日東而風采明
長安志含元殿前有

日華門東有門下省杜詩我位日華東又晉天文志極
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之象也楊茨野賀
曾左史啓觀極東一星之明既符
斯遜測魁下三台之象可必其占
百士避鋒萬彙吐氣

且獻其可必獻其否允資骨鯁之儒
左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陳
平傳強項骨鯁之臣杜周傳朝無骨鯁之臣晉書王羲
之傳以骨鯁稱說文鯁食骨留咽中也黃公紹古今韻
會云鯁字陳平傳及諸史中五六處皆從魚歐陽氏曰
骨鯁二字或作骨鯁說者多誤以骨刺喉為說
二字訓堅強正直之義骨鯁猶言骨立之類
欲錯諸

安毋錯諸危宜正股肱之位

賈誼傳今人之置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天下

之情與器無以異

某繫心崇祀滯迹窮閭

爾雅衡門謂之閭

顧出綍之

有榮惟振襦而自喜

襦單衣又衣襦

開晦冥於日月已動觀瞻

起逸旅於江湖尚希提拂

韓詩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逸旅獻替欲誰論

賀婁正言除太常少卿兼中書舍人

按宋史婁機以左正言進

太常少卿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

登冠月聯參司天掖坐東面而設几聿崇禮樂之司

東觀

漢紀明帝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帝幸太常府令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

專右席以掌綸併

屬文章之伯

白集吉制詰而專右席杜詩每語見許大車伯

一時清選

後魏書景明初

班職令太常少卿第一清選明禮樂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四海公言恭惟某官居朝

廷之達尊履君子之遺直久持白筆山嶽至於動搖屢

伏青蒲天日為之回轉

大選回天倒日之力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

揮之日返三舍洪平齋陷陰邪盡屏天日為之開明風采一新山岳至於搖動

念夷夔之典久

闕而常揚之誥無聞

宋鄭戡知制誥訓詞深雅有常揚風

將以粉澤於皇

猷是必淵源於古學求諸駑序得我鴻流野外習奉常

之儀昔於丞而不負幕中識舍人之樣今既老以宜為

元結中興頌序非老
於大學其誰宜為

爰陞九列之班仍裁五色之詔

王維

詩朝罷仍
裁五色詔

勿謂容臺為閒職母曰從橐非真除

洪适啓即長諫

垣有光
從橐

三槐位由此徑躋五花判特其游戲

潛敷啓沉酣簡策識

見起乎古人游戲
泓文章特其餘事

當知天子待諫臣之意恩獎甚優

必使儒者立廟堂之謀治平可俟某索居林下

禮記離羣索居

魏知古詩寓
省索居時

絕望日邊聞疏寵之頻煩

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

垂光於幽隱庶駒之廢復起難忘芻蕘之恩堂燕之去

又來疊致帡幪之賀情為無數言莫能殫

賀鄧侍御除給事

號傳渙發詔許塗歸

隋百官志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

正違失詔勅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秋嚴鐵柱史之威憲綱肅肅夕

正青瑣郎之拜文采

飄飄杜詩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

上所親除識

者相慶恭惟某官學窮六家之要文起八代之衰

東坡集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正色當朝直聲蓋世仲山不畏彊禦誰

云剛則吐之

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

禦

伯夷能立懦夫自是聖之清者以皇極之道平國政

以中興之策贊廟謨故善士至於詹仲

司馬遷傳迺欲昂首仲詹論列

是非薛宣傳可復仲詹於後馮衍傳仲詹高議文選仲詹路可階

而強敵可以口伐屈

烏府先生之重

東坡詩烏府先生鐵作肝

躋黃門要地之禁

初學記劉向戒

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玉海泰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魏晉以來並為侍衛之官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稱黃門要地敷奏何私

方觀有事於殿內

孔帖唐盧鈞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漢儀注諸給事

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章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講學惟

舊肯陳非道於王前日接恩輝風生從路昇以權而甚

重究其用而必宏如先朝張泳封還詔書尚以樞臣而

兼領

宋張泳以樞密直學士領給事中時并代都部署張永德管小校死詔按其罪泳封還詔書

若

有唐李藩批却制敕遂聞相位之繼登

李藩傳藩既批敕裴垍言其有

宰相器遂拜

今屬名公復尋故事某志塵結草

左傳魏顯從父

治命嫁其妻及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草以亢秦將杜回蹶而顛因獲之夜夢老人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李密表生當墮首死當結草薛逢啓觸槐全盾結草亢回駱賓王啓投報楊金君

子以之貽惠效誠魏

跡滯守株

韓非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

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路人笑之

阻窺數仞之高驚

張衡傳鋏舟而求劍守株而俟兔

聽十行之寵搖玉珮趨金殿方見過於明時

王維詩晨搖玉珮趨

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闥

用牛刀割鷄城尚垂憐於故吏

昭帝紀調故吏將屯

田張掖郡

喜深無數言拙奚殫

賀婁中書即真

代言試可

尚書試可乃已

錫命為真綸閣下之文書孰踰老手

白集絲綸閣下文章靜

屬車間之法從遂正清班一佛現前羣公

順服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者泰山以公輔之罷見推

謝玄傳玄雖處衙門其名獨出弟萬之石自然有公輔之望

以先覺之道自任孤風

特立國人曰賢大夫曰賢左右皆曰賢直氣敢言君心

以正朝廷以正遠近一以正

董仲舒傳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

霜署之

威上騰於騎省

杜詩威假霜威促山簡通典漢散騎有常侍侍郎魏合於中常侍自晉至魏以

中書職入散騎省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常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位在

中書月聯之耀旁照於鳳池

晉書荀勗傳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學記散騎常侍范雲與王中書詩攝官青瑱閣遙望鳳凰池張鷟集鳳凰池清切鷄樹深嚴張天琮中書省花樹詩影照鳳凰池水香飄鷄樹風卜伯玉中書

郎詩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
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韋承慶直中書省詩清切鳳凰
池扶疎鵝樹枝徐彥伯贈劉舍人詩鳳池環禁林仙閣霏沈沈自足成一家之言遂專

裁五色之詔昭宣上意動盪羣情使深山老瘝扶杖以

來觀

陸賈傳臣聞山東更布詔令民雖老羸瘝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余日

華

賸頒制書於河北士卒效順以杖

至少年新進閣筆

戈下詔令於山東父老願觀而扶杖

而興歎

三國典略王祭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問筆不敢措手鄭畋傳畋為中書舍人時討徐

方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湧動無停思同察閤筆推之

宣特追盤詰之巨作又能讀

丘索之遺書入侍光華併資潤色天子恨見賢之晚儒

流豔稽古之榮鼓元氣而雷域中已識詞章之妙

呂溫凌煙

閣功臣頌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幹斗柄以春天下莫量

事業之高

淮南子斗柄東而天下春

某投老無庸忍窮有待謂孺子

可教矣豈先生欺予哉

韓文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

方進陪翹

橐之華

後漢書與服志鸞旗曰鸞翹

尚垂憐簪履之舊

韓詩外傳孔子游於少源

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

有何悲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李太白集

惡墜履之復收喜遺簪之載御又收遺簪於少原念忘弓於楚澤羅隱詩遺簪墜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李商隱啟舊履流恩遺簪結念溫庭筠啓朱履三千猶

憐隆慶金釵十
二不替遺簪

敢因顯拜少致頌言王某文有古風

喜傳郵之速

韓退之王仲舒神道碑天子曰王某之文
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

之復拜中書舍人韻會賸以證切
益也餘也今鄙俗謂物餘為賸切

婁公容以盛德寧嫌

賀厦之遲

唐劉肅大唐新錄狄仁傑入相也婁師德密
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

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
謹守賢則臣不知入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
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之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
際也

賀葉秘丞除察院

特妙簡除聿嚴糾察自麟臺涉筆夜光分太乙之藜

王子

年拾遺記劉向成帝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時向坐暗中讀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焰照之因授向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袖以記其言至曉而去請問姓名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今略授子焉由是向學日進王荆公集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洪平齋啓對太乙之青藜牙籤盡讀夾玉皇之香案彤筆屢書宜烏府峨冠朝彩映上林之樹

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上林有

捕得烏者義府進烏詩曰日裏跼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榘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按梁簡大帝烏夜啼曲云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則朝彩當作朝影為是

漢揚明綺震悚列紳恭惟某官三江倒流而為文詞五

星聯曜而應名第

易坤靈圖至德之世五星若貫珠周顯德中竇儀嘗曰丁卯歲五星當聚

於奎奎主文明

居長安近日之地澹然此心負洛陽年少之材

淵乎其量故作斜飛之勢

劉禹錫詩青雲日上無多路却作斜飛取勢回實為

遠用之基秋浦玉河陽花嘗踐更於二邑

李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

為人漢昭帝紀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時勿收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天府驥雲

臺棟宜引重於諸公

杜詩天府牽驥驥雲臺引棟梁灌夫傳兩人相為引重注相薦達為

聲勢也

進服朝聯受知禁宸酬東觀第一人之望

初學記初漢制

尚書中書屬少府而秘書本中書之官故魏初猶隸少府及王肅為監以為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之職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不復焉梁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分南司察百吏之

權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丞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

司籠祭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法芻蕘驚嘯風之與唐會要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芻蕘驚嘯風之

威

廣絕交論離虎嘯而清風起

鳥雀避橫霜之羽

李詩繡衣柱史何昂藏銀冠白筆橫

秋霜

人所畏者帝曰俞哉吾使耳目以廣聰明唐綱遂振

唐職林韓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章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曰耳目官固當特

立

汝為股肱以翼左右舜命奚辭

尚書汝作股肱耳目又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某斐然吾黨之狂敬止一鄉之秀詩必恭隨牒在遠

匡衡傳隨牒在遠方注謂隨登門寢賒豈謂半生齟齬

之餘廣韻齟齬齒不相當也亦作齟齬離騷吾知齟齬而難入韓大吾以齟齬窮而得百里

婆娑之所望英游夏在於霄漢杜詩朝儀限霄漢李詩遂成雲漢覺榮

光亦到於泥塗茲聞拜除倍增距躍方衛人嚴憚汲黯

已皆出其下風汲黯傳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莊子竊侍於下風洪适啓幾年弄印上

曰無以易堯一角義冠仕者皆嚴憚汲黯方秋崖啓人皆憚汲黯此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

若吳邑素輕買臣尚有資於先進朱賈臣傳賈臣字翁子吳人也又其故人

素輕買臣者還走又邑子嚴
助齊幸買臣與助俱侍中
其為悅慕未有數云

賀程寺丞除考功郎中

當是程松

紫天疏渥

荊州星占北極者紫宮天座也

丹地懷香

恭質漢官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

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尚書郎舍鷄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而跪受沈佺期詩南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闥賈黃中詩書編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

南閣升元士之班選除

甚重

考功曰南曹亦曰南閣常衮制郎官古之元士四朝志考功郎掌文武遷叙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

左臺計羣吏之治研覈惟精

宋制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與引列於左

臺

賢望所儲公言以穆恭惟某官袖有十二牛之新刀

腹藏三萬軸之故書

韓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惟杜

陵人父矣名家

杜詩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

宜平津侯延之上

客

公孫弘傳封丞相丞為平津侯

徹聞旒纓驚動紳綏出守邊城豈待

三年而後召進丞兩寺不踰朞月而再遷公自視為有

餘上欲用如不及翔於鶩序籍甚鴻名風烈有先尚書

之遺今以任郎曹而甚稱治行為諸州牧之最故於考

吏課以尤宜恐詔墨之未乾聽履聲之如舊某挺鎔鈍

品灑掃賤蹤

司馬遷傳掃除之隸

方結戀於華軒俄傳音於疾置

鶴廳考善儻容書下下之勞

唐考功員外郎廳事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為贊故稱

鶴廳陽城為道州刺史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功拙考下下

燕厦慶成尚願託渠

渠之庇

橘山四六卷八